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又錄



24-515  
5245  
132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四

碑表類上編三

完顏氏家廟碑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知

起居注通政使司

通政使兼詹

事府詹事署理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完顏公畱保嘗與椿偕

朝道語椿曰先大夫營家廟於居室之東歲時祀先祖給事

公以上凡若干楹迄今數十年矣畱保將重新之大懼無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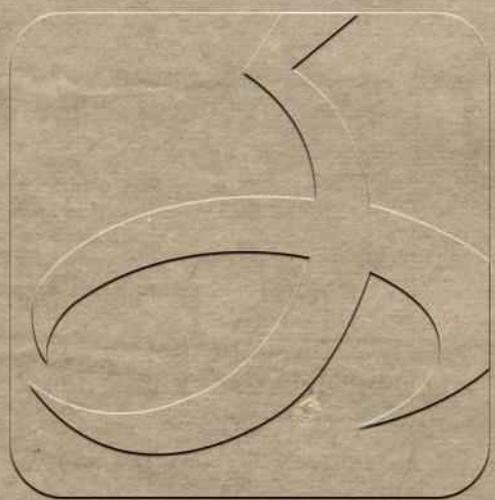
稱先人之烈惟是廟必有碑願子之為畱保文之也謹按完

顏氏出金後有隆萬杭愛者以智勇雄其部人七傳至諱魯

克素學士之高祖也借子諱達齊哈事太祖高皇帝太

宗文皇帝於盛京達齊哈官正黃旗內府佐領兼管遼漢人

都督生諱阿什坦從世祖章皇帝入關舉順治九年進士



國朝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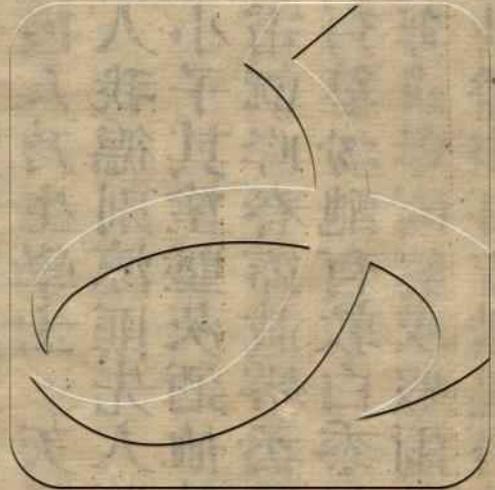
卷五十四

碑表類上編三

一

國朝以來累世通顯並有令德考之禮大夫三  
印郎中功庸咸在國史學士康熙六十年進士由翰林院庶  
吉士歷今官事 聖祖仁皇帝暨今 皇帝以忠謹受知蓋  
完顏氏自 國朝以來累世通顯並有令德考之禮大夫三  
廟干祿及其高祖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今學士葺茲新廟於  
古尊祖收族之義甚合完顏氏可謂善述善繼克世其家者  
矣敬條其族所自出及名位世次而繫以詩詩曰  
完顏之先系出有金代居長白黑水之濶偉哉隆公殺虎惟  
百肖圖祀之英姿颯颯魯公應運沉毅而雄長戈大戟躍雲  
掣風達公矯矯兄弟戎行如漢耿氏如元史張猗歟給事盛  
世之儒惟我郎中忠孝有餘以政於家給事肅肅郎中繼之  
庭幃雖睦以勤於邦給事業業郎中繼之恪謹有緝古維大

宗收族以仁給事愀焉念我族人豈無憂恤而祿不逮我飲  
爾緡勿虞爾匱禮於大夫立廟有制郎中曰吁我則備位而  
祭勿時孝於何伸一堂四室其禮之遵仁以敦族孝以奉先  
既仁且孝於利後人乃生學士 天子是倚出納 皇言瀛  
洲承軌公閒謂人我德則涼匪先人澤業於奚昌瞻彼寢廟  
我考營之泊於小子其塗塹茨迺恤其宮于楹迺備其  
器惟遵惟鉶秋霜既降春露載零烝烝孝子來拜廟庭酒馨  
于尊肉登于俎有簋粉醕有敦白黍伊我諸父我弟我昆我  
祖之後咸來駿奔或學爾奠或暇爾辭利成既告于我燕私  
貂冕峩峩黃髮皤皤旅酬交錯笑言孔多惟木苞根水澄于  
淵矧我族姓敢忘本源其繼自今苾苾芬芬欣我祖考以式  
子孫嚴牲有石斯鐫斯刻傳之有久永永無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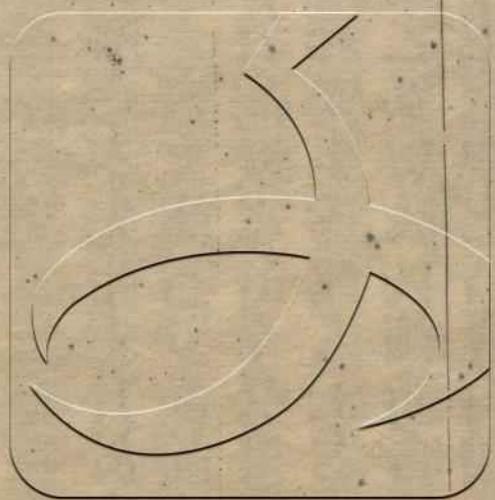
蒿菴書院碑

陸 耀

齊魯自伏生轅固後至東京末康成鄭氏始為諸經箋注號為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徠石守道特起為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菴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盩厔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閒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編紵不遁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甯人亦每以康成泰山徠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說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

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趣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與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心耳恭逢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遺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予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菴書院以祀先生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灤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

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灤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閱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彌教之旨今又得運使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于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慰忠祠碑

王昶

乾隆癸巳大學士定邊將軍溫公福帥師討金川二月次木  
 果木六月朔己丑越九日戊戌師潰旋美諾又越十日己酉  
 再潰歿於軍時賊氣方熾北侵馬爾當南暨科多文臣先後  
 死事二十有六人總督劉君秉恬暨富君勒渾籍名以上  
 上憫焉申命定西將軍阿公桂覆覈奏如初乃下吏部兵  
 部議其恤部臣言謹案會典文臣歿於王事照本官應升品  
 級加贈廕子一人入監讀書期滿選請以戶部主事趙文哲  
 刑部主事王曰杏僉贈光祿寺少卿重慶府知府吳一嵩候  
 補從四品王汝玉僉贈太僕寺少卿同知鍾邦任知州吳璜  
 彭元璋常紀徐諗通判汪時吳景知縣程廕桂徐瓚許椿孫  
 維龍張世永章世珍楊夢槎僉贈道縣丞倪霖倪鵬主簿吳

鉞僉贈鑾儀衛經歷吏目郭良相羅載堂僉贈府知事典史周國衡許濟僉贈主簿其刑部主事特音布以旂例予以雲騎尉世襲賚白金自三百五十兩迄百兩有差又賜祭葬入祀昭忠祠移翰林院立傳餘如例庶以稱 朝廷卹死褒忠至意 制曰可先是成都聞變甘肅甯夏道顧君光旭諏於眾曰稽古制以死勤事則祀之茲諸君或在幕府或守亭障驛傳或理餽餉咸致命遂志有死無貳英颺毅爽雖殞如在弗有槌楸旅楹奚以妥靈魄以肇殷祀維城南杜工部祠旁羸隙地菴屋若干顏曰慰忠祠成 卹命適至乃作主俾春秋禋祀於是弗替會弟啟焜董斯役述顧君指來告願以文文於豐碑惟金川竄伏窮微若蚍蜉蟻子自雍正中葉列為土司迺始蠶食諸部落血人於牙匡人擲人弗迪也邇者

喉小金川躡鄂克什繼戕革布什咱酋長以梗四川入衛藏道如是弗誅是達賴喇嘛將弗克通職貢於 朝而西北蒙古蔑以服教畏神匪曰一隅所繫於藩服者綦大且我 國家武功桓撥大小是達顧使莽蜂卒螫荒具贅奚以為下國駿龐茲 聖天子義遠不讓而諸臣咸知疆戎索敵王愾之大計撥爾而怒弗恤以血膏塗原野死事之烈近無與仿 聖天子卹其身延其子孫而顧君作廟以祀昭示蜀上也皆宜既為之銘又取柳宗元文例撫諸君出處崖略鑱於碑陰銘曰

維古梁州華陽黑水有惟者兕僻處西鄙誰與夸毗授以名字為虺為蛇久乃益熾牲牲而走以角距試守臣瑟縮數議皆赦封豕薦食 帝曰奚可兩道出師先寵小者恭行天罰

其薤其夷小者載摧大者匿之作逋逃藪九伐所宜師臣觥  
觥狃於嶮巖攻之廿旬衆怨以疲遷而弗地師而不臨賊環  
於梁餽道以侵曩所拓地龜虎其屯井鬼之次維日在鶉磔  
臺宵燿營門晝昏士卒叫呶不弁以奔諸君裂眦日職在此  
不難不竦相率以死疇飲鋒刃血漉於牆疇貫徽纆棘穿其  
腸疇經於林疇洞於鎗疇膊疇胷適命之常奔蜺挾電言歸  
帝鄉 帝曰其咨毋爾畫傷命我可勲銘於大常命我太祝  
祝祭於祊世選爾勞麗於冠裳卹生褒死風諸戎行俾茲羣  
醜速於鉢斯君也作廟孔碩孔虔灰以白盛東西七筵栗主  
攸次治朝之聯永詔有司靈蓉撰日肴蒸折俎益齊饗實陰  
竹之管龍門琴瑟歌哭而請亦有巫恆望衍詔號厥鼓登登  
靈兮醉飽張弧挾矢佑我杜滅截彼夷裔

郭舟山廟碑

王昶

惟歲在辛卯八月小金川怙凶稔惡血隣於牙屬兵進討是  
冬總督桂君林戡約咱明年壬辰正月克卡了次達烏惟達  
烏迤北厥東名翁古爾壅厥西名布勒尼得兩崖拔水數千  
仞溪流湯沸箭激中微徑若線賊因是築柵固守頓軍十旬  
餘謀者言達烏東爲婁仰崖嶂忽斷忽竦如翹如削莫能措  
拇指乃西甲爾木山峻揭霄表巖復起峯七濞雲泄雨迄暑  
雪電弗輟然睇其勢可出達烏後抵僧格爾宗桂君領之命  
參將薛君琮帥四川貴州督土司兵三千循黑壘溝越是山  
北抵於郭舟會大雨霰竟三日夜咫尺弗可辨識而甲爾木  
西有峯曰博六古通金川賊緣是來援踞險斷道糧絕軍飢  
陪薛君力戰死覆歿幾三千衆逾月桂君得罪罷 上命今

定邊右副將軍禮部尙書阿公桂乘傳總其師既至以狀聞於朝 上曰惟參將薛琮申討逆醜捐軀効命朕甚憫焉其贈副將其子召入見餘士卒予卹又越四月阿公破翁古爾壅瘞郭舟山下遺尸千餘具遣四川總兵英泰貴州總兵王萬邦齋少牢奠祭復以狀聞 上曰其爲共冢立祠祀薛琮是冬阿公剷僧格爾宗殄美諾醜徒蟻潰鼠竄小金川底平明年總督劉君祇奉 明詔乃驅蠻隸伐山庀材乃飭工役範土合埴樹臬揆日相於茲山之陽剷闢犖确作廟三重中置薛君栗主前祀從征諸校又斷巨區悉揭諸士卒名於廡環以山泉樹以灌木其廟高題大棟崇崇隆隆傳以丹采煥如霞虹番蠻行者越一二舍外可企而見指而數也夫豈有所侈於此誕以慰忠魂表教烈俾稔我熊羆之士不二心之

臣生敵王愾死爲鬼雄雲旗風馬來逞邊徼其曷敢恃而爪牙角距以嬰 天誅以迄冥殛者繼自今結壘霍爾諸部落俛首帖尾惛服砥屬維億萬年咸若采衛將於是廟是徵庶以仰對 聖天子卹死褒忠綏父荒逃之盛意廟旣成會余從軍在蜀君屬書其事且爲禮神之詞鑱諸石詞曰

九州之外兮萬山蒼莽石房如筍兮羣蠻所聚夕雪霰兮朝而雨峯稜剡剡兮弗可以履阻中原兮萬千里靈何爲兮羣萃止 礮石兮闐闐旛旄兮翩翩裏餼糧兮爭後先妖星吐芒兮晝緯於天蠻之來兮如蜾蠃霧兮霏霏溪流兮激激義不反顧兮將焉食無食兮強起殺賊如麻兮鼓聲死吁嗟死兮氣未衰挾彗帚兮乘奔雷 靈朝游兮嶺雪白靈暮歸兮陣雲黑鳶鷂啄兮奚所恤彼蠻跳踉兮手搏以食灑血爲漿

兮剝肝爲炙 帝有命兮來九重恤發延嗣兮 恩無窮瘞  
 枯醜兮幽宮葺棟棟兮青紅坎坎鼓兮蹲蹲舞樽緹齊兮體  
 在俎噴其嗜兮什伯伍靈醉飽兮鬱強弓搗長檄兮廉羗戎  
 疇怙亂兮殛其躬析而魂魄兮菴醢同嗟而信信兮敢不龔  
 觀此廟貌兮懸高空

永昌王氏家廟碑

王昶

我朝荷天景命啟宇東土實惟混同長白與夫女虛箕尾  
 孕精毓異用勸相我國家厥時睽蒙髮濮諸夷境逖遠在  
 萬餘里外綏服在十數年後而烏味井鬼之氣胥蜿蜒蘊積  
 下鍾爲偉人俾偕戡亂佐命之勲後先疏附以勒功冊府者  
 則有大司農端簡王公公諱宏祚雲南保山縣人相信父國  
 治刑部郎中公以崇禎庚午中鄉試歷官至戶部郎中世

祖皇帝入關改苛嵐道理大同餉務已復召爲郎中時天下  
 甫定曹署圖籍散佚公在戶部精練掌故凡直省錢糧贏縮  
 暨徵收支用各數咸能綜核而默識之用是爲世祖知擢  
 太僕寺卿遷戶部侍郎晉尙書加太子太保世祖御南苑  
 召問邦計公對以安民必杜私徵強兵必嚴冒餉拯災則蠲  
 貸宜速催科則程限宜寬語簡且要世祖嘉悅焉辛丑丁  
 憂歸雲南還朝改刑部尙書未幾仍筮戶部時有欲改州  
 縣漕米官運爲民運者公爭之力世祖卒從其言尋以失  
 察吏胥弊當罷聖祖稔其忠爾補兵部尙書庚戌以疾乞  
 休再上得請行至江甯疾甚乃寓居秦淮逾年而卒賜諡  
 端簡予祭葬一如典禮子三瑜工部員外郎瑄和州知州葬  
 公於句容茅山故皆僑寓江甯惟長子琦監生居保山之蒲

縹故里乃立宗祠堂以祀公寢以祀公祖父茲曾孫坦葺而  
 新焉以公諸子及諸孫祔且來告曰祠立幾百年而麗牲牢  
 之石尙未有刻辭吾家出自三原端毅公後與君同太原族  
 望敢以文爲請予惟永昌僻在西南徼侏儻荒陋夙與夷獠  
 伍土人不諳醜獄氓庶不識譜牒公崛起於干戈草昧蔚爲  
 名臣劬躬盡後延洪勿替文孫咸知敦詩書修宗祀爲亟庸  
 以風示里閭俾憬然於尊祖敬宗合族之大義漸次修明彝  
 典豈惟王氏一家之庥其補於朝廷教化者鉅矣因所請  
 据公歷官大概作迎送神之章命工誦以祭公且詔於夷裔  
 其辭曰

蒼龍房心是爲明堂西將東相森羅中央迤矣柳注胥作其  
 芒炎溟之氣合以點蒼篤生碩彥佐我皇綱時維苞符貺

遼之陽圭鼎初定尙憂蜩螗出師十道仍於錄斯公司磨積  
 總籌天倉忍疲我兵匱其餼糧忍困我赤罄其蓋藏爲上爲  
 下於胥樂康明明二祖个臣是襄生佩冕黻歿書旂常君  
 子之澤五世其昌顧瞻先德聿修宗祊有楹有榑有俎有房  
 從以孫子於禴於嘗世家巨室萬民所望臺笠緇撮慕及冠  
 裳矧乃考室以升馨香睢睢盱盱聚觀仿徨展親合食識禮  
 之方惟家之慶惟國之祥嵯峨豐珉蛟螭迴翔刻鏤銘辭眎  
 此南鄉

重建永昌楊文憲公祠堂碑

王祖

明楊文憲公慎以議嘉靖大禮謫戍永昌好事者常作祠祀  
 之乾隆丁亥戊子閒用兵緬甸以祠爲軍裝庫而其祀遂廢  
 余時過訪之猶見游人題詩其壁而礮石之所積甲仗之所

貯毳毼蝸廬之所游衍求粟主而不可得相與歎息久之及  
過下關迤西道博君明攜感通寺遺像來復賦詩以志傷悼  
而祠卒未能復也歲丁未余以布政使滇遂寓書保山令王  
君粹象謀所以復公祠王君遂於多福寺側啟屋數楹取感  
通寺遺像設之戊申三月余以勘驗城工至永昌顧瞻榱桷  
翼然煥然晉謁祠下羞以牲醴而夙昔傷悼之願始稍慰焉  
嗚呼當大禮之殷也人以一身爭之而公以兩世爭之及其  
廷杖也人以一次受之而公以兩次受之茹荼銜酷千古未  
有然衡以往事定陶共王之議爭之者史丹宋濮王之議爭  
之者司馬光程顥論其世以攷其人公之謫戍若揭日月而  
行彼張璠桂萼方獻夫者蓋冷裊段猶之徒何足當一映哉  
世之重公者多以博學目公而忘其扶植綱常激揚風義有

九死而不悔者而惜未列於秩祀也祠既成永昌耆舊袁文  
典等將斂貲買田爲春秋祠祀計有其舉之疇敢廢墜乃爲  
禮魂之辭屬王君勒諸貞石授諸神巫俾示永久且庸以娛  
公詞曰

泝嶠江而西邁兮跂新都之崢嶸江山紛其俶詭兮欽哲士  
之所生拂天門而跌蕩兮扶天綱之將傾胡投荒以禦魍魅  
兮歷卅載之孤熒公之才兮雲霞操翰墨兮詞芳華羞廓處  
兮幽遐侶猥鶴兮偕蟲沙帶女蘿兮折疎麻顧我侏僂兮不  
汝疵瑕蠲春秋兮魂魄嘉從巫咸兮駐雲車公之來兮風肅  
然坎坎鼓兮雲和絃公之逝兮山雨晦苦竹叢蕉兮隱旌旆  
來耶去耶杳不常棚新祠兮陳馨香朱鳥下矚兮森光芒睨  
與織女兮分七襄踐纍之跡兮公其無傷

六賢祠碑

王昶

六賢祠在昆明縣五華山書院先是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  
 貴始勸書院以教多士院後有樓公去遂祠以奉公故又稱  
 西林學舍云先公而任總督兼巡撫為楊文定公名時後公  
 而任總督布政使為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因次第  
 附之最後益以巡撫李恭毅公湖司業王公太岳王公蓋先  
 為雲南布政使故并祀為六賢夫此六公者聲望在日月之  
 表而名位統岳牧之尊方在滇也勵風俗興賢才普樂利惠  
 及於數十府州而經文緯武勤民體國又率出於仁義忠直  
 廉潔之為其間多有人踐台斗勲在史歲天下指為鉅人長  
 德是固非滇之所得私也然滇人之被澤最久且深而昆明  
 近在所治流風餘韻傳於父老者迄今未沫並舉而尸祝之

固其宜矣乾隆丁亥誠嘉毅勇明公瑞奉 命總督既視事  
 展禮於祠下又二年今大學士誠謀英勇阿公桂在滇親奉  
 灌獻故祠之聯額皆兩公所書庸以志鄭重景仰之意然是  
 後祀事之不舉幾二十年栗主刊剝漫缺傾側於塵坳中莫  
 之顧也予至俾髹者新之戊申二月十八日偕書院院長前  
 廣東惠潮道倪君高甲雲南府知府蔣君繼勲署昆明縣知  
 縣邵君倫清薦牢醴具遵豆命祝以告諸生與祭者數十人  
 咸歡蹈踴躍喜墜典之復行也蓋滇省學宮之祀名宦迄於  
 康熙中葉而止諸公概未之與有司不克以歲時致祭方為  
 時論所惜故余復其舊非敢謂報功崇德庶以慰滇人士之  
 思焉余既將事時李君朝綸以教諭監書院屬其詳定祭器  
 之數盥獻之節每歲於春秋仲月次辛舉行又以昆明縣城

南民房租息入於書院者取其餘以給祭祀用均揭之於石俾後人遵守勿替且為官於滇者示之規範云



宋雙忠祠碑文 并序

姚鼐

東海朱使君受 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城北  
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而告之曰當宋  
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  
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眾以守茲  
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  
降屈其志再郤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  
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  
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懸其所處以為弋憲欲守而無所嚮  
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  
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  
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 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 聖朝

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墜壞歲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元雄北方旣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旣得死所安於牀茵列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獨厥心來庭來對

蕭孝子祠堂碑文

并序

姚鼐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脇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

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離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情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旣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莫則麻衰經而哭孝子人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于席子憂弗甯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蹶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瓦罍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徇名德衰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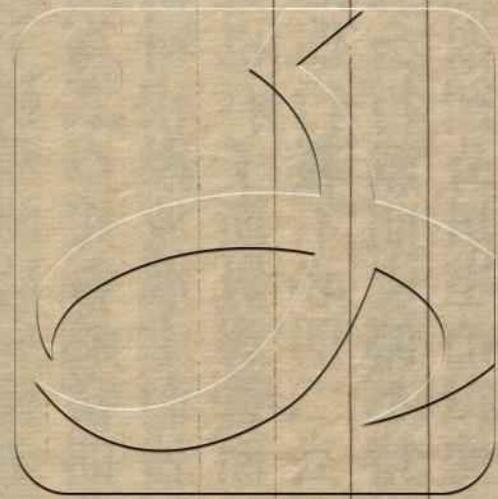
并序

姚鼐

明崇禎十一年冬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甸所過夷剽蔑能防阻放兵南下山東巡撫以濟南兵守德州濟南遺卒不及二千而大兵卒至左布政使張公率吏卒募士城守相距十晝夜力盡援絕十二年正月庚申城破公戰死城上妻方夫人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內事聞贈公太常卿方夫人陳氏皆被錫命義果章於一家忠烈光於國紀夫天下之善一也我朝神武奄有天下於前代之臣忠於所事雖抗拒

以死必褒美及之豈非崇善植義示人臣不以盛衰易心之道哉故天下聞而增感歎焉況在其人之鄉里乎張公桐城人也旣沒濟南及桐城皆爲祠祀公鼎昔嘗以使事至濟南瞻公像拜於祠下悅焉賦詩而後去後十五年家居值里中修飭公祠衆請爲文以記吾鄉嘗明萬曆中公及左忠毅公以丁未庚戌兩科相繼成進士而皆死於忠蓋故世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也君子所貴爲善而已二公所以死不同而同爲忠士有遭值行義不必同二公而庶幾於二公者其道亦必有在焉矣公行載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爲之文者以厲鄉人也祠在邑南門公居室前復修之者公五世孫某銘曰天有所廢人不可支危以軀徇道則無虧公治閩粵民頌曰哲遷屏東藩以困奮節婉懿夫人援攜娣妾甘卧潭淵高義

國朝文錄 卷五十四  
矗立靈車神輦風雨之辰偕祿故居撫其嗣人倚彼城垣高堂以軒旣飭敬祀以萬斯年



卓行碑

彭紹升

金匱梅里黃氏年十七歸里人吳德星之子希言德星性疎曠不治生黃倚姑以績織爲活三年生一子越三月希言死而子亦殤姑以哭子及孫相繼歿當是時黃年方二十二德星累遭喪益困益自放不顧家黃旣治歛畢仰天歎曰嗚呼吳氏之祀斬矣雖然翁在可爲也則盡席賣嫁時簪珥衣被買妾進之妾入門有身甫五月而翁又死黃治歛畢復仰天哭曰嗚呼天尙憫予志願以男界吳氏彌月妾生子男也黃大喜告於翁主名之曰鑄居三月妾委兒以去黃自兒殤後乳絕漣已三年矣日抱鑄於懷哺以糜啼則以乳就之亡何而漣忽生黃復大喜曰今知天之不絕吳氏也終乳之鑄年七歲將入學或以無錢難之黃曰屋可賣也人不讀書豚犬

耳鑄學五年賣屋五閒錢易者吳氏之戚也館鑄於家資之  
學既冠通文理爲童子師黃乃以乾隆三十四年買地於陽  
山之西葬其舅姑及夫之喪旋爲鑄納婦而黃年垂五十矣  
易之族子俊選爲黃立傳予讀之歛容歎曰嗚呼黃氏一女  
子耳使吳氏之嗣旣絕而復延使鑄也瀕死而不死於翁爲  
忠臣爲孝子於希言爲貞婦於鑄爲慈母出孤力冒九死肩  
五倫完獨志冊書所傳睹記所及如斯人者豈不卓哉於是  
揭而文之碑銘曰  
山可夷海可竭純厥志兮不可奪杵曰程嬰此其匹

吳城萬壽宮碑銘

惓敬

符籙之法盛行於南北朝道家之支駢溢於神仙神仙之旁  
劇紛於符籙符籙之用充志壹神以通馭萬靈禁劾百物是  
故道足者氣勝道歉者氣敗聖人用之而周萬世賢人用之  
而行一方一州庸人用之而宥一術織人用之而災其軀邪  
人用之而亂及天下夫黃帝敎熊羆貔貅軀虎禹驅蛇龍周  
公驅虎豹犀象射妖鳥殺水神與後世幻人詭士所行其得  
失豈不逕庭哉然所以能通馭禁劾之故於理無二制焉惟  
道大則所成者峻博道久則所流者充長不可誣也吳城萬  
壽宮者祀 勅封靈感普濟之神許真君之廟也真君遺迹  
遍嶺北而在新建者生米游帷觀爲真君舊宅大中祥符中  
賜號玉隆改觀爲宮政和中加號萬壽故凡祀真君之廟皆

號萬壽宮吳城處新建之東北陬北臨宮亭湖其東贛江挾餘鄱二水入之西附山爲修水宮亭贛江修水之閒有大州隸建昌相傳爲真君斬蛟之地也其地勢悉與吳城相附潯陽江真君分遣弟子斬蛟之地也其地勢悉與吳城相附注是以真君於吳城功最著其食於吳城爲最宜先是來蘇後顯二坊之閒爲萬壽宮祀真君甚庠陋乾隆八年改作之加侈嘉慶十一年復斥而大之爲日記八年費錢至八百萬有畸而後竣事蓋江西之人欣戴歌抃願副崇高以爲非是不足以飾後觀彰美報也敬權官吳城朔望祇謁殿下仰胎俯惕有以見真君之得於斯民者於是進縉紳先生而告之曰真君之功赫矣自晉至今垂一千五百餘年自大庾嶺至潯陽江及二千里自楚塞至閩嶺及七八百里縉紳大僚牛

童馬走婦人稚子無不如親事真君燠其寒飮其噍又况自今以至千萬年自江西以至薄海振振闐闐日盛日遠此何故也天下萬世之功氣制之天下萬世之氣道貫之道大者德大故肫然而敦溥然而遠及道久者業久故優然而裕綿然而不窮黃帝禹周公之峻博充長如彼真君之峻博充長如此敬常意真君之於道必有望聖人而未及其量率賢人而大得通者故能涵衍古今廓穹天地考真君事不見於正史其襍見晉唐小說者皆瑣異神靈之說而忠孝之事則以設教之名附益焉然未有不忠孝而能餘於道不餘於道而能務於功不務於功而神於術而無害於人者至於寇謙之杜光庭之徒依附朝廷驚駭愚賤張角宋子賢劉鴻儒妄作詆訛毒流無既有斯世之責者方將搔其芽而扼其心室其

源而障其潰豈可隨俗接踵陷於阨阱哉既以語於衆遂書而碑之庭銘曰

我來斯宮當歲之更天開地除廣場千尋連翰重牆中周四隅耽耽翼翼扶日掖月上憑天虛之而爲禽鄂不爲華鑿堅彫疏旌旄委蛇帷帘趾多連壁環琚投體崩角肩摩蹠錯以劬爲愉如核而坼如抱而啄如鵠而蘇神威恪儼德意洽浹不鞭而驅大矣聖人天覆地持不異智愚真君得之一體具體合性之初若執不祥變怪之端乃爲其餘赫赫明明翼我赤蒼漸潰被囑天子之命爲羣祀神品其牢蒞豈如歷朝仍不經言妄附寶書噫嘻後人率土之臣勿誕而誣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惲敬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

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於城西卽忠祐廟也自前明至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郵之潮州與潮之賢士大夫商公之故且告後世焉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圭峰密河北則有趙州論臨濟元江表則有百丈海瀉山祐藥山儼嶺外則有靈山巔其師友幾徧天下皆以超世之才智絕人之功力津梁後起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而公之生也與之同時公之仕也與之同地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與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下無七十子之友老莊之所流別管墨之所出入馬鄭之所未攻孔賈之所未辯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與是故公

之闢佛闢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闢於既衰之後宋人之  
攻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  
萬人故不易也雖然公之闢佛至矣而佛之教至今存焉何  
也蓋聖賢之於天下去其甚而已禹抑洪水而水之汜濫仍  
世有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夷狄猛獸之侵暴亦仍世有  
之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矣然不避於當時不絕於後世  
孟子距楊墨楊墨息矣然人或竊其行家或傳其書若是者  
皆然矣然而孔子孟子之功終天地盡日月不可沒者以人  
人知其爲亂臣爲賊子人人知其爲楊墨也今天下三尺童  
子抱書入塾卽有公闢佛之說據於胸中甲冑之士耒耜之  
夫行商坐賈皆習其說其宦成名立才行出人而沈溺教乘  
者朋友子孫門弟子皆能別擇於其後愚夫愚婦摸手梵唄

隨衆經行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是故公之德揆之孔子孟  
子有大小純襍之殊公之功揆之孔子孟子有平頗公私之  
異而得墜緒於前世收明效於後來未嘗不如一也且夫天  
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行之於行見  
之於言施之於教皆人事也惟聖人與道同其餘皆有出入  
多寡申不害韓非一術也則傳李悝商鞅一術也則傳孫武  
吳起一術也則傳王詡一術也則傳張魯鬼道也而亦傳寇  
謙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傳佛者如中國百家之一耳  
其徒推演師說下者可以肯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氣故其傳  
較百家愈遠而愈大屢滅而屢復蓋將與天地終焉是故世  
有孔子之教則佛之教亦必行此天道之所以爲大也世有  
佛之教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此人事之所以爲久也自公

斥爲子焉而不父其父而爲佛者知養其親自公斥爲臣焉而不君其君而爲佛者知拜其君供賦稅應力役未嘗不事其事世之儒者知中國之變而爲佛不知佛之變而爲中國知士大夫之遁於佛而不知爲佛者自託於士大夫夫人理所同豈能外哉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惲敬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者最驗有血氣之中毛羽鱗介並在五蟲而人爲最驗人之骨肉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爲最驗人心之神與羽毛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昏蠱微分巨合充塞乎無閒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往來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爲之設像爲之廟庭爲之牲牢酒醴爲之官爵名號蓋

神之依於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於人以爲禍爲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變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月山嶽江湖卽以其神之變與通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都昌元將軍自明洪武中勅封附祀於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奏請加號勅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咨於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文交過左蠡爲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 朝廷進退百神之義詒陳君使立石於廟庭銘曰

萬物之動一道所蕃汙汙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將軍黑帝股肱雲旗千尋指揮鯨鵬左蠡之山據湖三面爰宅將軍爲門爲殿 天子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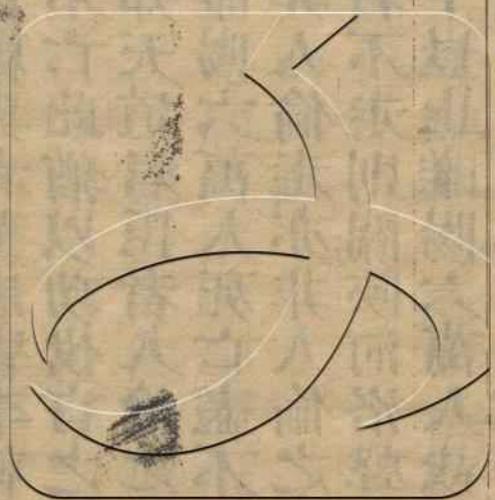
顯應孔昭萬艘安行五兩蕭蕭水之為波乃氣之淳以理平  
 之微於絲忽上達九天通九淵將軍所屆其雲沛然吏走  
 民奔擊鮮進旨鼓鐘咄咄將軍歆此 天子甚聖百神是懷  
 滌江障海萬福具來

吳城令公廟壁記

惲敬

吳城令公廟者唐御史中丞副河南節度使張公巡之廟也  
 稱令公者自唐之中葉節度使累加中書尚書令其下皆以  
 令公稱之如六代之稱令君後遂為節度使之稱也明太祖  
 皇帝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得神助歸靈於公封公為安瀾  
 之神有司以春秋祀至今幾五百年矣漢魏至唐祀宮亭神  
 在湖北之神林浦宋祀順濟王在湖南吳城山之左今祀靖  
 江王在湖中央左蠡山而公之廟在順濟王之右東南北三

面臨湖自大門儀門至寢殿凡三成高五十級為巍煥焉方  
 友諒窺江西劉齊朱叔華趙天麟等皆死之而趙德勝鄧愈  
 力守洪都以待救至是時浙西及吳東屢失屢復安瀾神之  
 祀其諸為守臣勸與考舊唐書李翰等論公蔽遮江淮沮賊  
 勢天下所以不亡此猶以功伐言之耳公之告令狐潮曰君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君臣者人倫之首也守官者死官守土  
 者死土公守睢陽六萬人死亡盡不汙賊則六萬人皆人倫  
 中人矣降固非人倫走亦非人倫之至也且走則江淮以南  
 必有屈於賊者不走則關陝河洛聲應氣接各效馳驅而人  
 倫大明於天下豈止睢陽六萬人哉人倫明則天道自定千  
 萬世忠義之士未有不與天地為一者也敬嘗修祀事於廟  
 故推論之以告後之有志者焉



福建布政使李君祠記

陳壽祺

余讀漢史趙廣漢韓延壽蓋寬饒蕭望之王嘉諸傳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自古賢不肖異趣如冰炭不相入其勢固然乃  
 若兩賢相遭而齟齬齟不至傾踏不止何與寬饒誅挫於  
 有司望之讒搆於宦寺嘉見劾於馬宮夏侯勝諸儒卒皆抱  
 忿自裁天下憐之至如長倩之劾趙韓抑又甚焉廣漢脅持  
 丞相禍由自作延壽直因蘭陵忌害陷以罪法是豈容賢重  
 能之道邪顧蕭王處衰世故觸羅網趙韓蓋並值孝宣英主  
 而同時殺三賢吏刑罰可謂中邪縣官不白其冤吏民雖千  
 萬人號泣守闕莫能籲請於朝報祀歿世此尤漢臣之不幸  
 已今李使君忠清正直橫遭天枉賴 朝廷神聖遠照益覆  
 閩人義尚奉嘗不絕其情與蕭王同哀而其遇乃不啻過趙

韓蓋等千萬也初閩中兩大府與使君皆從令長起躋高位  
督府錚錚彊介亦使君舉將也使君名顧出其右且骨鯁常  
廷爭督府行牘有所不可輒持不下必平反而後已以是數  
與督府迕會龍溪署令某不稱職使君為監司檄改教官使  
解印綬去令噤之因雜摭公私計帳為陋規誣使君受贓上  
書訐之眾長吏督府不之察遂與撫府遠登白簡然猶與使  
君相慰藉久之 命下則使所屬吏參鞫反覆駁摘數數連  
晝夜簿吏迎風指輒摧辱使君故儒者素剛重名節位尊而  
見凌年且老不勝憤激遂自經死嗟乎李將軍一武人耳尙  
恥對簿幕府自甘刎頸况使君乎春秋之義為賢者諱雖有  
一眚猶將覆蓋之不暇奈何讎貞良以逞讒慝失休休之度  
而坐隳天下之寶也哉然使君既死獄益急禾鑿而肉躄軫

葛株蔓讞不可成疏上 天子震怒 命二大臣往覆治當

是時閩中人情匆匆上下同聲嗟悼奔走皇皇涕泣奔奠者  
踵接於使君之門同寮以下相與賻其喪優卹其孤不顧忌

上官黎庶相與悲憤謗讟累月不可止於是士民數百人候  
天使至遮道訟使君仁賢願其建遺愛祠以報惠政天使

以情入告案覈所訐無左驗於是 制詔稱使君良吏清廉  
者再立黜大府重譴諸領仄吏而雪使君之污嘉斯民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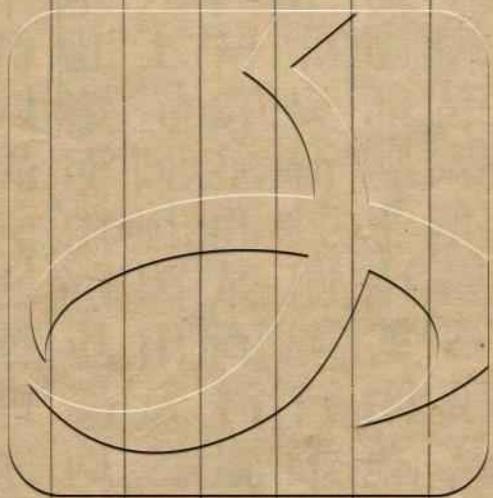
之公獄竟伸而祠亦立嗟乎使君死誠過然非盛德有以不  
忘於人則鮑司隸舉幡太學之義安得見於身後非 聖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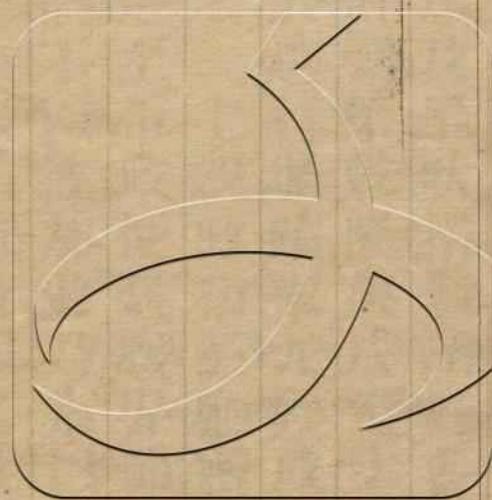
子明見萬里愛惜賢才則直不疑盜金之誣奚以辨而朱仲  
卿王稚子之廟食奚以遂邪此趙韓諸子之所飲恨於九泉

而孝宣之所舍垢於千載也使君其足以不死矣祠在福州

城南懷德坊其成也以嘉慶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始饗之日  
督撫以下畢臨祭鄉之人祇祀不忘已屬予爲之記其舍宇  
界址祀產條法及呈狀捐貲諸姓名則勒於它石使君嘉定  
人諱賡芸字許齋第乾隆庚戌進士嘗從錢詹事大昕問業  
湛深經術令於越有循蹟舉尤異故相韓城大興今兩廣總  
督阮公咸重之上親政初公卿密薦洵擢守郡莅閩治如  
越不數年三遷至布政使駸駸界節鉞矣惜不獲竟其用然  
而使君所伸罔不以彼加此乃系以迎享送神之歌其詞曰  
芳椒堂兮辛夷楣張雲幄兮山之陲靈上下兮薛峯乘夜月  
兮從文狸蕉黃兮荔丹雜蕙肴兮朝餐視我民兮依依薦薄  
醕兮涕潛靈之降兮醉醕魂睽睽兮嶺嶠樽桑升暎兮九幽  
晝耀佑福兮海嶼鳴金鼓兮簫竽尸祝兮世世靈來歸兮康

娛





鳳皇岡社稷壇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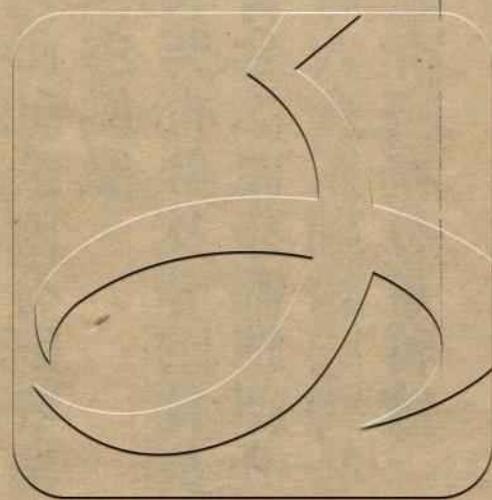
凌揚藻

禮天地山川五祀百神皆分各有所宜祭惟社與稷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罔不得以祇厥事蓋人非稷不食稷非土不生故社稷之祭典最鉅禮亦最古距吾里西北曰鳳皇岡其地東西皆有社稷壇而麗乎南者則蘇梁葉李諸姓屬焉甲戌之冬相與易楛而良新其壇壇有巖有翼神用居歆吾友蘇孝廉藍田方當司鐸徐聞於瀕行屬余紀其事余惟共工氏之子勾龍平九土得配社厲山氏之裔柱爲田正得配稷此唐虞夏后以來社稷所由始也湯以棄代柱欲更勾龍無可代者漢元始中乃以禹代之然唐宋及元卒復勾龍而棄之配不易明初用尙書張籌言罷勾龍棄而以仁祖配建文時更以太祖洪熙後又以太宗宏治甲子始率舊典我朝定

鼎燕京戡平亂略乃立冢土以爲民請命於干戈擾攘之餘  
故順治五年卽遣官祭告郡國社稷而於鄉社里社亦聽閭  
閻所自爲誠有合乎大夫以下成羣立社之義生其閒者割  
牲宰肉飲福受胙恍置身乎三古而上何其盛歟余嘗誦詩  
矣載芟言春祈也而終之曰振古如茲良耜言秋報也而終  
之曰續古之人旣治禮甯考之孔時且惕然於規矩高曾而  
惟恐蹈蔑視前人之咎以視乃逸乃諺旣誕謂昔之人無聞  
知者相去爲何如哉後世人尙詔誣事不師古一切物魁叢  
祠之設多僭瀆而不經其不胥天下之人心以淪入乎二氏  
者幾希矣惟社與稷一壇一亭一樹一石閱四千餘年而莫  
之敢異雖謂二帝三王之禮至今賴以存焉可也夫則古昔  
稱先王以曉當世之惑吾黨之事也用書此歸之而係以祈

報之歌俾工歌以樂神焉其辭曰

鳳鳥至兮桃始華耕少舍兮安萌芽歛幽詩兮擊土鼓巫儻  
傲兮秉芭以儻載燕兮椒馨藉蕙蔭兮肴蒸神之徠兮燕喜  
登延祥兮煦元社社公雨兮旣零膏液融兮溝塍誕厥嘉兮  
降康鬯含孽兮爲歲徵  
露旣白兮蘭有芳奄鍾艾兮雲其黃誕我祀兮祇肅念泰媪  
兮率育滿而鬯兮苾而芬靈輝輝兮歆經縕鳳之岡兮香之  
浦室滿千倉兮人食四鬴紛驂驪兮文螭籥旋颺兮邀嬉假  
祝嘏兮申錫之介穰穰兮永蕃釐



恩縣四女祠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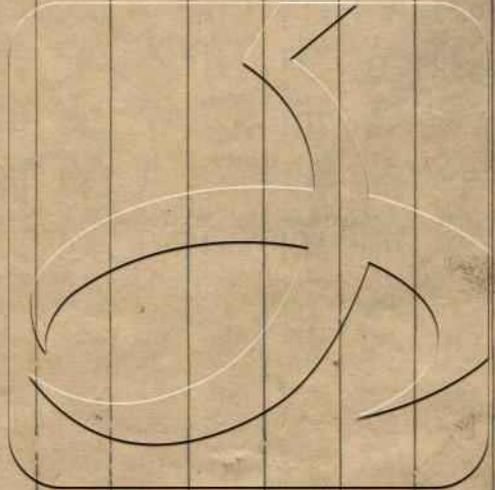
管同

山東恩縣之西有四女祠焉舊碑云漢景帝時貝州傅濤女  
 讀書不嫁以養其親一旦與其親皆得僊飛去世咸詆其無  
 稽然莫能知其所由謨陽湖孫使君督糧山東起痿瞭矇百  
 廢具作閒乃觀邑志披地圖得是祠而正之曰此唐貝州清  
 陽宋廷芬之五女所謂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者也事具  
 唐書后妃傳言貝州則地符言讀書則事合其去一人其以  
 若憲被誅之故乎傳之者謬矣孫公宏博淹雅習知古事千  
 載噴瞽一辨而明於是議者欲毀其像且去其祠孫公復諭  
 於衆曰是無庸吾聞之狄公焚項羽之祠道州毀鼻亭之祀  
 彼皆以淫昏之鬼汙祀典而敗人心故剷除之今是女也撤  
 其環瑱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於孝情者昔之人深重

之吾豈以其無考而除之且官之職在乎便章百姓宣美風俗今茲縣民不祀淫昏而孝女是奉其俗美其風麗伊吾與二三子實嘉賴焉雖然以爲漢則荒矣以爲僊則誕矣吾辨之吾因而存之凡爾縣民自今至於後日其各敦孝弟黜奇袤無稽之言皆勿聽民旣喻則相與頌公之化曰我公之明也千載之神其舛者能辨之况吾儕乎我公之嘉善也千載之神因其孝而不忍除之况吾儕乎某時客山東獲從公游公令爲之碑遂書其事而繫以文曰

有唐宮人帝曰學士產於茲鄉實彰青史俗語有誤爰變丹青班婕之流化爲緹縈緹縈有一今則四之炎劉之間疇則志之其志誠誣其行孔嘉有舉莫廢毀祠則那使君之智燭及於幽使君之仁欲去仍留歷亭縣西巋然舊宮神罔時怨

民罔時恫神之報公使君壽考民之報公比戶忠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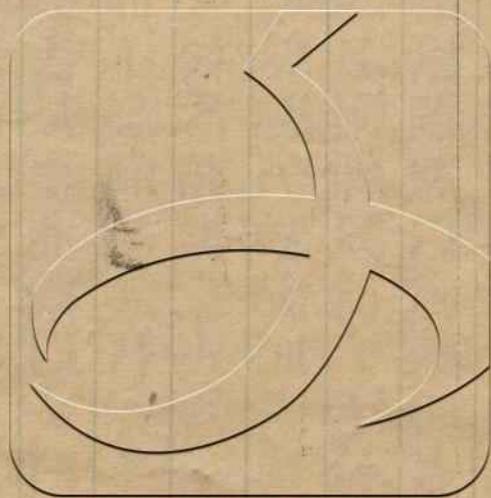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四終

國朝文錄

卷五十四

碑表類上編三

三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五

碑銘類下編一

太保孟忠毅公神道碑銘

朱彝尊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熊弼請予撰碑立石於神道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碑銘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謏偉略不盡傳於天下不可以不銘也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謚忠毅其先世某徐州人以靖難立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某考某皆贈如公官祖妣張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

志不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象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甯遠朝鮮屢著戰功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定汾潞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略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尙據蜀民情未定妖賊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光謀爲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安李鶴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羣盜塞路馬德賀宏器李明義米國軫折自明諸賊

叛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爲害公廣招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追珍及於永壽蹙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斬守法於藥箭砦戮德於河兒平降自明於青鞞砦擒宏器於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人又陝西多徇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羣徇惑米喇印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大震而鞏昌徇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臨洮馬甯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光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於是喇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

滿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爲前鋒賊出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胤久馬甯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獮爲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秦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又西寧祁廷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爲賊下今廷諫子興周赴臣軍已合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備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游擊張二耀斬喇印於古城窰逐北至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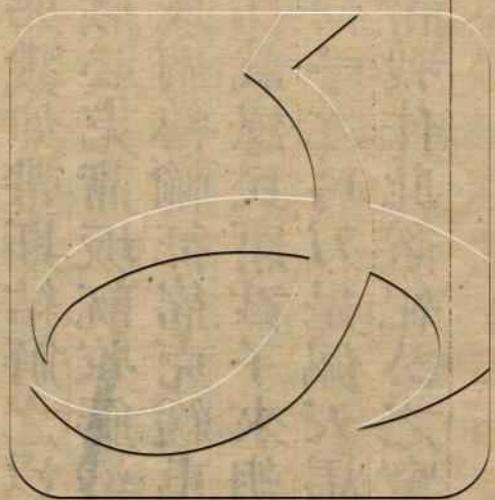
平之丁國棟竄肅州立土倫太爲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懾其黨虞印韓昭宣陷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甯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滎河猗氏解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合兵圍運城城破賊黨殲焉遂定平陽而馬甯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進兵部尚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延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

之未亡之戶百姓苦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  
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  
民耳傭作餬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  
六年不能墾七年即能者若欲藉此爲兵餉責有司追呼熒  
熒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爲無主  
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  
田之荒闢爲殿最使知愛養撫綏其惓惓民瘼如此先是二  
年公至秦即以奇兵入龍安爲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朝  
廷以重兵屯漢中秦民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即請屯田而  
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甯爲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  
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  
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既又上疏曰秦省

自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雁戶未集耕  
耨無人餉仰給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  
弭盜安民亦於是乎在上嘉納之因舉白土麟郭之培領  
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  
數萬斛十年復蕩平紫陽孫守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關中宴  
然矣公爲人精敏沈毅善料敵諸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  
善用爽豁無嫌猜人人樂爲之效死其章疏皆愷切條貫千  
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言曰四川一日未復  
臣心一日未安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  
慮蓋君臣交孚若是以所向奏功初公累疏入朝優  
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陛見慰勞備至賜內廐馬二命從  
馳道出以寵異之又賜帽鞞弓刀加太子太保命還秦既

又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馳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世祖聞之震悼極至遣大臣醑酒論祭三壇存問其妻子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於明萬厯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飛監察御史熊彌襲世職阿思哈尼哈番予告光祿大夫孫九人曾孫五人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爲心腹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爲中原保障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定取蜀之策非公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與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蒸有黎桓桓孟公萬夫之特早事太宗宣勞肇域世祖受命師入臨渝公躡殘寇渡河而西帝哀秦民化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克渠在蜀倡亂孔多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必攻降者弗戮如帶斯結解之以觸如髮斯通理之用篋盪寇河東有戰必克蒲坂旣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征徭克緩屯務畢舉有畝有溝有禾有黍旣策王功載懋民庸君子來朝謁帝於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是秣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我作此辭紀公之實片石旣刊百世有述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三

級謚文貞陳公神道碑代太倉公

楊繩武

今上五十一年壬辰四月十九日元輔澤州陳公薨於位先

是一月公以政府勞勩數寢疾令其子壯履狀上特遣

太醫院判劉聲芳就邸第診視復命內侍李玉學士勵廷

儀修撰趙熊詔及內大臣公鄂倫岱宗室六格先後問起居

視狀無虛日既彌留赴聞上震悼輟朝特賜內府閱器

一具翼日命皇子誠親王率諸大臣九卿畢集喪次臨奠

舉哀又二日遣侍衛伍格學士廷儀等齋賜御製輓詩一

章又念公居官清素賜帑金千金賻公喪隨詔禮部議

卹典奏上賜謚文貞給葬祭全禮遣行人官護喪歸於時

朝野內外莫不感動泣下謂我皇上篤厚公之忱真千載

所僅見而微公之忠恪素信於上亦無以始終荷此恩遇也蓋公自世祖章皇帝時成進士入翰林繼事今上五  
十餘載登政府八年勲績懋著今上御宇日久先帝舊  
臣鮮有在者而公獨爲兩朝耆宿碩德重望海內繫仰故  
上之眷注於公者逾厚而公之受知於上者亦愈深生榮  
死哀恩禮倍至至於如此也公諱廷敬字子端一字說巖初  
諱敬臚唱日榜有同姓名者世祖命易今名又構別業於  
樊川午壁開名曰午亭學者以是稱公爲午亭先生曾祖諱  
三樂祖諱經濟邑諸生父諱昌期拔貢生公既貴自曾祖以  
下三世皆誥贈如公官曾王母盧王母范母李氏繼張氏皆  
太夫人張夫人之始娠公也夢神人以玉匣珠囊書數卷授  
夫人已而誕公岐嶷穎異讀書過目輒不忘方在抱張夫人

口授公以毛詩及四子書卽成誦七歲得鄉先賢薛文清公  
讀書錄遂立志以河津爲師九歲賦牡丹詩有欲使物皆春  
句識者以是知公後日必爲名宰輔也順治丁酉舉鄉薦戊  
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辛丑今上登極授秘書院檢  
討己酉補國子監司業庚戌遷宏文院侍讀辛亥復設翰林  
院改侍講轉侍讀冬十一月遷侍講學士壬子充日講起居  
注官癸丑轉侍讀學士乙卯遷詹事府詹事丙辰擢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丁巳改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特命入直南書房南書房者乾清宮南殿皇上萬幾清暇  
從容文翰之地臺省九卿多未及到卽文學侍從之臣亦不  
獲數數至惟一二素親信被恩寵者得入直焉至是特以命  
公知上意深嚮用公矣戊午以張太夫人憂歸初公任司

業時正身董教學官分職諸生肄業者悉有條理矩矱諸生  
入監例有贊公悉屏去之曰設官教人非以賄令也侍講筵  
日多所開益嘗進講尚書說命篇因奏言上有高宗之為君  
所以下有傳說之為臣 上為悚聽公之敷陳剴切多此類  
也癸亥遷禮部右侍郎尋轉左皆兼翰林院學士甲子遷吏  
部侍郎兼學士如故旋奉 命督理戶部錢法未幾擢都察  
院左都御史公受事首下條教禁遏京師十大弊上疏請定  
婚喪服飾之制以崇節儉厚風俗正人心起教化又疏請嚴  
考試親民之官以收吏治實效請重督撫之責成以絕徇庇  
請議水旱報免之法以卹災眚皆切要係治體輕重民生休  
戚 上為俞允焉是時雲南巡撫某貪污狼籍積贓至九十  
餘萬公持疏劾其虧餉負國某罷去由是風紀整肅中外大

小吏莫不色動神懾恐掛御史大夫章時宛平王文靖公在  
政府嘆曰二十年無此疏矣丁卯遷工部尚書數月改刑部  
逾年戊辰擢吏部更定應行條例十數事 上皆允行初公  
自為御史大夫劾滇撫以勁直不諧俗為時所忌後歷尚書  
嚴請托絕苞苴諸有求者不得遂由是忌公者日益甚數欲  
因事中公而公純白之操著信朝宁無可鈎染會公姻某以  
楚撫掛朝議忌公者用是周內公 上深悉公無所私卒不  
得相中傷忌公者咸沮氣而公引分求退 上重違公意乃  
詔公原品解職仍 命四日一至內直越二年庚午復起  
都察院左都御史公復上疏陳言官建白之弊謂科道職司  
獻納務於人品邪正吏治貪廉事宜因革關係重大者切實  
指陳毋毛舉細事剔摘成例以刻薄瑣碎壞寬大經久之規

至我 皇上聖學聖治日新月盛非頌揚之所得盡何待言  
官於條奏時綴述數端以乖者事之體論者躔之秋七月復  
遷工部尙書辛未改刑部公復爲條教十數事曉諭屬吏皆  
切中刑獄之弊每集議論讞必引經附律務持平以求其生  
所全活者甚多壬申丁外艱 上懸大農缺半載以待公甲  
戌服闋甫七月卽 召補戶部尙書公自少宰轄錢局及是  
再爲大司農先後五載不名一錢已卯復調吏部尙書公前  
在吏部釐剔銓政宿弊悉除至是益加飭門庭清肅夤緣者  
不得進有藩司某者持千金爲壽願一見執弟子禮守公寓  
傍佛廬數日忽暮夜乘閒入長跪請公大怒叱去之後數日  
其人以他不法事被論斥罷人又以是服公之操癸未特晉  
文淵閣大學士公自爲翰林院學士時被命入直內廷嗣後

游歷部院常直如故己卯桐城相國張文端公致仕遂 命  
總督南書房公雖未入內閣而陪侍帷幄叅預密勿非外廷  
卿貳之比至是復以內閣兼內直簡畀益崇謹益甚凡所  
以宣贊鴻業輔理盛治者皆天下所共聞見而至於造膝前  
席獨當 聖心之處則雖親子弟或不能盡傳惟 上知之  
深故特倚重焉 賜詩褒美有姚房杜李之比乙酉扈 蹕  
巡閱南河丁亥復從閣漕淮套皆朝夕侍 上左右督撫監  
司無得私請謁者饋獻亦一無所受四十九年十一月公入  
相己八年所矣先是公再秉銓政卽具疏擬乞休會事未得  
上戊子具摺請告不允至是公疏陳衰老請致政益力 上  
見公情詞愷惻乃 詔公以原品致仕有耆年大臣可稱全  
人之論 特賜御書午亭山莊匾額唐詩對聯以寵公行而

公前奉 命編輯 御製文集未得竣事故未及行辛卯六月會京江相國張文貞公薨時公雖已謝政而 上念兩朝舊臣惟公一人機務練達無踰公者因 特旨更畱公公亦感念眷注之厚義無可諉遂復起視事十月仍命入直內廷凡內閣章疏列名必書予告二字中書白請俸公止之曰吾已乞歸蒙 上恩暫畱不敢虛糜廩祿也今歲正月公復請解閣務未得 旨迄三月而公病又閱月而公薨公自起家翰林致位宰相中更六曹備九卿俸濟幹略直節讜論皆足以風示天下照耀史冊而尤以文章學問荷 聖主不世之遇故雖敷歷風憲連管喉舌而始終不離文字之職自壬子後爲常川日講官丁巳後爲經筵講官故事閣臣不進講經筵而公既入相 上仍以命公尤特典也朝廷之上高文典

冊多出公手其他纂修撰述諸書必 命公爲總裁官雖分任他詞臣亦俟公鑒閱而後定焉辛丑分考會試壬戌辛未癸未三爲會試總裁癸丑一典武會試所取文武士皆名宿偉抱得人爲盛殿試先後七科爲讀卷官 上既重公才品學行凡公所歷官多 特旨簡授不拘成格後遂因公以爲例至於宣 召游燕撤饌 賜食及 御書御製白金文綺貂裘蟒服書法寶玩珍果靈藥之屬重疊優渥不可數紀蓋我 皇上優禮股肱眷念舊臣凡大臣之以功名終者典章彝物例皆崇厚而於前歲張文貞公之喪軫恤尤至公薨上諭卹終之典悉視張文貞公蓋兩公之以文章學問荷 聖主知遇者既同而張公以清節厚德鎮靜流俗有宋李文靖王文正之遺風公則以經濟幹略措辦國是乃唐宋文貞

姚文獻之儔匹也張公既沒國之老成者碩尚有公在公沒而先帝禁近之臣為今上弼亮之佐者從此盡矣此上於公之喪所以悼軫踰等典禮有加也歟公性至孝為列卿時公父尚在色養孺慕如一日始登籍聞大夫人病即歸省後廬大夫人墓有百鶴飛翔之異故名墓為百鶴阡地多虎與盜公為飼虎文告之虎避去而盜亦相戒勿犯兄弟八人或遠宦或家居友愛無少間素耿介不妄交與而折節好下士心所愛重汲引薦達無遺力於詩則推新城王公士禎古文則推長洲汪公琬清廉則推平湖陸公隴其洪洞邵公嗣堯公為學士時上數問公能文之士公舉王公士禎對王公遂以戶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講己未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公汪公以主事改官編修後公為御史大夫上

谷九淵廉守令公舉陸公邵公對皆得擢為御史他所論薦文章行能之士不可計數而四公尤海內人望中國羽儀後惟王公得躋九列餘皆未及大顯然其風流儒雅節概行誼固已足使天下震聵發矇頑廉懦立而皆出自公之薦拔然則四公之風所以衣被一世振起後學者何莫非公之功也耶嗚呼此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尤為後世所難者故余表公之墓於此尤深致意焉公為學既以河津為師而發揮著述經學史學皆有論撰多昔人所未闡古文則參酌兩漢折衷八家詩則上遡漢魏下沿六朝盛唐而歸宿於少陵氏近世稱詩家以澤州新城并論云彙為尊聞堂集八十卷晚年手自刪定為午亭文編五十卷又午亭歸去集二卷他所論著尤多俱行於世云

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楊繩武

刑部尚書新城公既沒之明年公之弟學博某奉公之狀走  
 京師千里抵余乞余為公墓門之碑余惟公以詩古文詞宗  
 盟海內五十餘年海內公卿大夫文人學士無遠近貴賤識  
 公之面聞公之名者莫不尊之以為泰山北斗凡公所撰著  
 與其所論定家有其書戶誦其說得一言之指示奉為折衷  
 經一字之品題推為佳士本朝治化垂及百年風雅道盛  
 鉅公哲匠接踵林立而一代風氣之所主斷歸乎公未有能  
 易之者也獨是公之一生受 聖天子特達之遇自郎署改  
 官翰林躋位九列風猷節概實有與公之文章著述相表裏  
 者而天下重公起衰矯陋揚風屹雅之功以為公不朽之業

於是乎大而其散見諸政事者或指為他人之所難而非公  
 之所重其實公之文章與公之事業當並昭揭於天壤間未  
 可滲漏也余請得掇其大略曰知人之明曰持身之潔曰郵  
 民之慈曰用刑之慎初公之在翰林也與睢陽潛菴湯公斌  
 未相識也而心重其賢會己未 詔舉博學鴻儒九卿大臣  
 各以其所知薦公言於大司寇魏公象樞曰此朝廷非常之  
 典公又素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專論文藝必得真儒碩  
 學如湯斌其人者可以應 詔魏公是之遂拜疏特薦湯公  
 湯公後出撫江南入為大宗伯為本朝名節理學第一天下  
 競知湯公之賢於撫吳應召之後而公知湯公之賢於家居  
 講學之時亦競知魏公之能薦湯公而不知魏公之薦復由  
 於公也故曰公之知人明也曩者捐馬入粟之例數開或由

軍興或由賑飢或由河工皆不得已以應一時之用事過輒罷實非 上所注意也而貪昌者輒因之以爲利在計部則尤爲會計出入之所易於染指當甲戌乙酉閒公任少司農時例方盛公預戒所司勿相關白先後七年始終矚然無所與其督理錢法部例故有呈樣錢公至立禁革之終任不遣一人至錢局故曰公之持身潔也公之司理揚州也揚故有欽賊積逋二萬有奇守土者承追稍不力卽爲累考成於是逋者逃且死復禁繫其妻孥戚黨填溢牢狴公至惻然憫之曰若輩皮骨僅存雖日事敲扑何益悉令遣去乃爲廣募揚州當事官自監司郡守以下及十屬守州縣蠲贖代輸又告諸巡鹽御史勸募諸商人商人素德公咸踴躍從事旬日間滿萬餘金猶不及額則上言於中丞張公某疏請豁免而揚

屬之積逋以清守土者與民皆無所累揚民至今祠祀之不忘夫孟嘗焚券不過爲私家市義耳孫莘老假富人施佛錢代償獄囚官逋其事差近然公之事於義更正而爲惠亦更溥故曰公之郵民慈也公旣自司理起家復以司寇致政與刑官相終始每遇論讞輒多方以求其生當爲揚州司理時雪高郵居烈婦何氏寃人稱神君及爲刑部尙書會議閔煥郭振羽寶子章三人案三人皆以救父故持金刃傷人論者擬以重辟公曰此當論其救父與否不當以挺刃定輕重也緩決爲當奏上得 旨俞允而前任憲副又嘗爭楊威獄改矜疑爲戶部侍郎復爭聊城于相元太平王訓齊河房得亮俱減等其初蒞揚州海氛未靖奸宄之徒或因之爲不逞時遣部臣讞其獄株連平民甚衆公力爲平反保全良善無算

漢于公一白東海孝婦冤耳而當時頌之以爲天下無冤民以公前後所治獄全活者較于公孰多故曰公之用刑慎也凡此數者他人得其一節皆足以已祝乎鄉邦垂示乎史冊重以公之學問經術文章風雅天下奉以爲宗師典型而此數者又毅然有古大臣名德之風然則公之爲功於國體民命學術世風豈細故哉公初自外僚升授郎署 皇上重公之才拔置禁近侍從之列連典清要位爲正卿 上之知公者不可謂不深公之受知於 上者不可謂不厚特以公早去位未入相人或惜公未盡其用耳然公高名重望業已爲天下準的天下無敢抗行者即使公不去位登政府秉鈞軸平章軍國黜陟士類亦何所加於公不然而使公浮沉下寮散秩更不幸而以布衣老其所以係天下重輕者固自在也

嗚呼此公之所以爲不朽也歟公之詩旣爲天下所宗天下人人能道之然而公之詩非一世之詩公之功非一世之功也公之詩籠蓋百家囊括千載自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明人無不有咀其精華探其堂奧而尤浸淫於陶孟王韋諸公有以得其象外之音意外之神不雕飾而工不錘鑄而鍊極沉鬱排寡之氣而彌近自然盡鐫刻絢爛之奇而不由人力嘗推本司空表聖味在酸醎之外及嚴滄浪以禪喻詩之旨而益伸其說蓋自來論詩者或尙風格或矜才調或崇法律而公則獨標神韻神韻得而風格才調法律三者悉舉諸此矣此固詩品之最高者也明自中葉先後七子互相沿習鍾譚陳李更相詆訶然迄無定論 本朝初虞山婁東數公馳驅先道風氣漸關猶未能盡復於古至公出而始斷然別爲

一代之宗天下之士一歸於大雅蓋自明迄今近三百年未見有踰於公者也元微之敘少陵詩曰唐興官學大振世之能文者互出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至於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盡古今之勢體兼人人之獨專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蘇子瞻韓文公廟碑曰魏晉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而不能救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若此者今日非公而誰哉蓋公之詩原於陶韋而公之功極於韓杜此余所謂公之詩非一世之詩公之功非一世之功也公於書無所不窺於學無所不貫既生濟南文獻之邦宦江左山水之地又嘗奉使南海西嶽遍遊秦晉洛蜀閩粵江楚之鄉凡海內巨川喬岳雄關險道戰場砂壘古塚殘碣手摩而足躡目擊而心賞又所至訪其

賢豪辨其物產考其風土旁搜博採融懌蒼萃而一發之於詩故其詩有以極天地之壯觀綜古今之奇變而蔚然成一代風氣之所歸而或者但執詩以求公之詩又或執一家之詩以求公詩其亦終不足以語於知公也明矣公生平主持運會裁別流體持論極嚴而喜汲引後進一篇之長一句之善輒稱說不去口以公齒頰成其名者不可數計其經指授爲詩文無不度越流俗一時名流大都出於公之門唐元和中學者從昌黎遊悉稱韓門弟子宋元祐閒從眉山之學者亦稱蘇門得公而鼎足焉公所著古文詞多至數十餘種旁及填詞說部各自成集其詩文總訂爲漁洋蠶尾二集合名帶經堂集選詩則有五七言古詩唐賢三昧集十種唐詩選諸編詳載於狀茲不備書銘曰

雅頌既遠四始風微妖淫浮豔目眩心迷奇為蛇鬼僻效妃  
 稀還醇返正偉人是資惟公挺生風雅親師力追正始大放  
 厥詞包唐轍宋正樂刪詩功高韓杜格並陶韋百代所仰六  
 藝知歸望協人倫身剛主知祿渠改秩休明應期位登喉舌  
 朝尊羽儀黃髮未暮青山拂衣手扶雲漢星騎尾箕下馬呼  
 陵有道刊碑岱宗屹屹濟水瀾瀾山高水永視此風徽

太僕寺少卿嚴思菴先生墓表

楊繩武

虞山嚴太僕思菴之沒二十餘年矣昨歲其嗣君鑿卜葬先  
 生既得前少宰崑圃黃公為之誌而復以墓門之碑屬之予  
 予於先生固通門也自先大父忠文先生與先生祖髻珠先  
 生為同譜而余年十二即得拜尊甫白雲先生於牀下以詩  
 為贄深荷獎許後余至京師先生以詞林宿老為文章總持

負天下望天下奉其言論風旨以為輕重雖素知名士苟不  
 當意不輕許也而予獨受知於先生最深歲癸巳先生出典  
 楚試予方應京兆舉不獲隨先生行先生乃與太倉顧孝廉  
 玉淳偕既撤棘先生病甚然每對玉淳言輒惓惓念予一日  
 字余曰文叔若售吾無憾矣玉淳慰解之曰必如先生言追  
 彌留握玉淳手太息曰吾病革矣而京兆試錄不至恐不及  
 見也至得文叔捷音必焚香告予玉淳如其言因寓書於余  
 余乃得聞狀痛哭不能止古今來知己之感世多有之然未  
 有當生死之交纏綿篤摯如先生於予者今日表先生之墓  
 雖愧不文其敢以辭先生諱虞惇字寶成一字思菴裔出自  
 唐給事中諱穴後累遷居常熟明世宗朝文靖公諱訥起嘉  
 靖辛丑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

保為名相是先生高祖也會祖諱澤中書舍人祖諱棻崇禎  
 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即髻珠先生也父諱熊明  
 諸生鼎革後不復出人稱白雲先生以先生貴累贈太僕寺  
 少卿母袁氏贈恭人先生生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九經三  
 史幼即成誦長益探其闢奧每家塾課藝及里中文酒之社  
 先生年尚少文輒冠其曹某歲入籍華亭補博士弟子時吳  
 中承同聲慎交之後珠盤玉敦之會望走絡繹無不願交於  
 先生先生實為之職志癸丑食鹽丁卯中副車廷試入都應  
 大司寇崑山徐公之招預修明史庚午登京兆賢書時 聖  
 祖仁皇帝慎重科場座主太倉相國王公時為學士乃 聖  
 祖特簡公正廉慎甄拔多名流而先生尤為宿望丁丑提南  
 宮殿試日京江相國張文貞公讀卷以第三人進呈而長洲

大宗伯韓公復奏先生家世籍貫 上亦素聞先生名以第

一甲第二人及第釋褐授職編修院長阿公山深相引重館  
 閣文字多出先生手己卯先生次子密從子亨裔並捷北闈  
 會科場議起兩主司與先生皆同年忌者用是周內先生遂  
 鐫二級先生亦不深置辨也甲申歸里門乙酉 聖祖南巡  
 閱河先生迎駕毘陵獻詩十章溫旨召問 賜御書一幅是  
 歲冬起補國子監監丞明年轉寺副寺副故廷尉屬廷尉天  
 下之平也而寺副權輕位下畫諾紙尾奉行文書謹守故事  
 而已用法輕重人命死生無畱意者先生獨毅然不敢輕其  
 官論讞奏當必折衷至是務求其生或事有掣肘不得行其  
 志輒義形於色雖陷之以利怵之以威不能奪也九門提督  
 陶和氣勢燄逼人意旨所向無敢逆者常有所怨檀張三欲

置之死用通倉盜米案燬入之先生執奏以為罪不應死法  
 卒從末減有徐天榮者館內務府二格家二格殺人而欲蔽  
 其罪於徐徐力不能脫又口吃無以自明已定讞矣先生獨  
 心疑其冤時方移疾且秩滿或勸先生稍緩即量移此事可  
 勿與也先生不聽力疾起視事密擒二格訊之二格服辜天  
 榮得釋京師內外咸驚歎以為神九卿倚重謂釋之定國無  
 以過也辛卯典四川鄉試士皆拔其尤余嘗從王宮詹拙園  
 先生視學於蜀蜀士之雋多所給悉今入彀者過半以是知  
 先生得士之盛也復命陞鴻臚寺少卿月餘轉通政使右叅  
 議未幾復遷太僕寺少卿先生自己卯後位頗淹滯至是不  
 兩月三遷厥官 聖祖常問掌院及九卿外廷諸臣誰工古  
 文之學者咸舉先生名以對又問誰可比似皆曰故相國玉

書之亞也蓋京江相國之文最為 聖祖所契故援以為比

聖祖深領之當是時咸謂先生且駸駸嚮用矣癸巳復為

湖廣鄉試正主考先生念湖廣文獻之地如 國初熊劉諸

公文章開闢為一代風氣所宗主而後或不免於凌夷此主

持文柄者之責也因誓志挽回黜浮矯陋入闈三十餘日盡

萬二千餘卷焚膏繼晷目擊手披摘其菁英落其蕪蔓榜發

之日登進者既感知遇之奇被放者亦服鑑衡之當咸以為

數十年來制科未有也然先生精神必血亦耗且盡矣在闈

中已病出闈而病增劇十餘日竟以不起祭法以死勤事則

祀之先生勤王事以死正與祭法相應開府劉公殿衡徇士

大夫之請祀先生於名宦至今全楚之士談及先生無不歎

息泣下者先生手掇大魁起家禁近備位卿貳兩典試事俱

有起衰之功卽前爲廷尉屬時清節直道亦卓卓表見於世矣然以先生之學誼齒未衰毫又當 聖祖皇帝眷注方殷倘天假之年必大被妨用經綸黼黻當復何如而中道淹逝未竟厥施人以此惜之著有詩經質疑數十卷文獻通考詳節二十四卷其所輯易及通鑑提要惜未成帙先生制藝旣以風行海內衣被後學其古文詞尤度越於俗卓然名其家昔崑山歸震川先生爲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於太僕今先生名位適與之相符居相近世相接文章學問後先輝映從學之士欲爲先生刊嚴大僕集繼歸太僕後論者咸以爲不愧云嗚呼先生之沒也余畱滯京師不獲效古人之誼千里赴唁及先生卜葬余復大病僵卧五六月不能起又不獲親送先生於墓憑棺一哭以誌知己之恩且先生平日所以倦

倦於予者豈真以一第相期望哉良以先大父大節與日月爭光名德之後冀勿墜其世故欲拯而起之謂孺子可教也又先生與予俱出太倉相國之門相國待先生以國士而予受相國知亦至深且厚師門之誼波及下走聲名未立因共獎成而余自登第後浮沉金馬歷有歲年蹉跎偃蹇碌碌無所建豎今復以貧病之故杜門里居不能自振將終爲廢人然則予之負先生知者甚矣今復援筆而表先生之墓能無感愧并集涕泗橫流不能自己也哉乃爲之銘銘曰

先生之學賈茂董醇鼓吹六籍陶鑄羣言大魁廷對渠祿高騫人尊北斗世奉龍門量移國子師嚴道尊一佐廷尉出入平反法無駸駸人自不寃羣公推轂喜動 楓宸敷歷卿寺一歲三遷星軺再遣玉鑑重懸楚材蜀士選並青錢蠶叢關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五  
路江漢溯源鞠躬盡瘁身殞於官嗟余薄劣早荷陶鈞車過  
伯樂氣識延津山邱華屋知己感恩羊曇有淚郭泰無慚九  
原可作視此貞珉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五終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六

碑表類下編二

雷氏先墓碑

方苞

雷生鉞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口述再四而繼  
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爲表誌蓋懼行述之虛構而無  
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有徵而信雷氏自陝西遷豫章  
一世祖甫自豫章遷甯化甫生詳爲唐進士而卒於昭宗之  
世有子八人生相愛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巋然子孫  
世承祀無所容其僞僻在閩徼少支獻世久迹湮故他行無  
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  
卒相去或數年或一二十年子孫共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  
修於身而型於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

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  
 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  
 禮鉉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  
 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予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復中道  
 棄予臨終命三人必同邱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嘖嘖焉雖  
 子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甯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  
 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於兄弟者之恆情雖異於俗而  
 非有過於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懼友衰於妻子而終身不娶  
 此於禮為非而先儒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敝俗之  
 衰能為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况自周  
 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曷以兄弟同邱為怪詭哉乃約  
 鉉言而具詳其義類為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

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八人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強次  
 郡次御次邵次均皆以名繫伯其墓在甯化縣之下沙邨雍  
 正十年冬江東方苞撰

台拱岡墓碣

方苞

先考妣既卜葬於台拱岡之七年不肖子苞始得請假歸視  
 窀穸雍正二年五月望前二日至自京師郊宿越翼日丙辰  
 展墓卜日得六月丁酉穿穴視燥濕始反土而定封焉嗚呼  
 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吾父更出贅時外祖官罷客死家貧  
 內御者一人老不任事吾母縫紵浣濯灑掃烹爨日不暇給  
 吾兄弟疾病啼號則吾母保抱攜持焉五歲課章句稍長治  
 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其後自棠邑遷金陵益窶艱已  
 已庚午閒日食始能再而弟林死苞與兄舟客燕齊歷歲移

時不得一歸省則計日以行至庚辰誓不更違二親遠遊而  
 逾年兄又死每當弟與兄忌日生辰及春秋伏臘令節吾母  
 先期意色慘沮背人掩涕過旬猶不能平吾父則召親賓劇  
 飲號呶以自混或遊郊野沈暝然後歸自苞省人事未嘗見  
 吾父母有一日之安也吾父之沒也宅兆未營而不肖子以  
 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會宗禍有司奏宜族誅 聖祖仁皇  
 帝哀矜並免罪隸旗伍而命苞給事 內廷戚友御吾母以  
 北衰病纏連不肖子服公事晨入夜歸又自首夏至杪秋必  
 祇役塞上不得在家視起居寒燠吾母之歿也會返役得視  
 含歛而喪南還附漕船不獲躬扶柩至潞河以人事之常計  
 此生不得復見先人之塋墓矣故據戴記境外不俟之禮使  
 兄子道希道永奉大父母柩以戊戌二月壬寅葬於南鄙石

嘴之台拱罔如天之福

今皇帝嗣位推廣

先帝遺德

恩詔特原牽連入旗者赦歸鄉里吾祖宗塋墓有主而不肖  
 子得視窀穸負土以終事且承 聖制謂以苞故而宥及全  
 宗吾父母而有知也其戴 聖主無涯之德而為不肖子悲  
 喜當何如故敬告以妥靈且碣於原俾世世子孫知謹身寡  
 過為匹夫而常守塋墓之難也吾父生平崇潛虛既論次為  
 家傳吾母之喪故江甯太守長沙陳公鶴年適在京師預為  
 銘幽之文其言視不肖子苞為可徵信於後世故弗更著焉

兵部尙書法公墓表

方苞

康熙癸巳

詔修樂律厯算書時開

蒙養齋

命皇子董

事予與徐公蝶園承修樂律閒叩同官及勲戚中志在君國  
 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者首推法公淵若且曰 上為

諸王擇傅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而臣愚心竊謂舍  
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復侍 皇子始見予卽曰吾與子未  
面而心傾久矣然子頗知並世有汝某否時中貴人有氣焰  
者朝夕傳 旨非命事專及於予不敢交一言而公則視之  
蔑如辭色閒無幾微假借乃與公爲友逾歲公巡撫廣東旋  
奉 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以使事歸報懇請削職  
赴西邊敵愾越八年雍正甲辰余請假歸葬而公督學江南  
時叩吾廬出所爲詩以心腑相示始知公忠孝發於至誠體  
國憂民常恨未得同志合道人相與輔成治教而深慮時人  
惟知以虛僞比周自便其身圖公自爲庶常卽荷 聖祖仁  
皇帝特達之知以檢討擢侍講學士及中廢復起驟越班行  
開府廣東及 聖祖登遐公自西邊入臨 世宗憲皇帝旋

命校士江南移撫浙江入爲大司馬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  
公益以國事爲己任然居津要者多畏公伉直深心嫉之  
世宗憲皇帝亦微見其然以公爲勲戚故舊聽公閒居衆謂  
實相保全以待異日之大用也公時寓居古寺終歲不還私  
室予數過從見公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儵然若有以自  
得者 今皇帝嗣位大司空來公學圃掌教咸安宮官學生  
引公與故大司空赫公自助時予以 先帝之喪入宿武英  
殿直房踰再期公與赫公時冒風雪扶杖過予講問移時予  
陰喜二公雖老天或畱之而尙有以爲而赫公旋以疾乞休  
公卧疾不起病旣深予往問俯仰生平毅然也已而相視泣  
然公之沒也命家人毋作狀誌故出秉節鉞入爲九卿訐謨  
美政胥無傳焉惟在廣東特參大吏更鹽政粵人至今思之

而蝶園言公爲近臣 上時過齊魯秦晉吳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講誦十年直辭正色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又自  
西邊歸者言公偃卧土室枯寂如老僧而見王公大帥時以  
大義相責皆人所不敢言嗚呼公之誠心義氣動於 君信  
於友朋者豈偶然哉公諱海元身忠勇公諱國綱之次子也  
癸酉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母他他拉氏 誥封一品夫人生  
母徐氏妻崔氏 封贈如公階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  
介祿嗣後九年兄子介福督學江南安徽諸郡以叔父慶上  
公選刻公詩請表嗚呼根於忠孝剛正之氣不可屈撓者公  
之學也詩豈足以傳公之學哉然讀其詩足以發人忠孝之  
心則亦其學之誠而形者乃流涕而爲之書乾隆十年春正  
月江東同學方苞表

梅徵君墓表

方苞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予再  
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  
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  
不事科舉有年矣予詫焉皆曰君懼獨學無友而蔑以成所  
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  
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名及弗爲科舉之學者皆轉焉旬講  
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麻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  
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  
北固游時偕來就予而予亦數相遇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  
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  
於時人北固嘗與同館舍告予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

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厯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績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跼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 詔開蒙養齋修樂律厯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穀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 命校勘辛丑夏厯算書成穀成請假歸省踰月而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窆由是世士皆榮君之遇而歎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上聞丙子之秋予與季野別於京師卽預以誌銘屬予及予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叩之鄉人莫有知者而穀成與予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沒閱月踰時相見必以銘

幽之文爲言而衰疲日以底滯既不逮事乃略叙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沒赴弔哭失聲父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陳氏以穀成貴 誥贈如其官階所著厯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集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堵測量筆算厯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厯學疑問三卷李文貞鈔版行於世

田閒先生墓表

方苞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

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  
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予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  
而相支柱爲不甯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  
石巖自是先生游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予兄弟晤語連夕乃  
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遊閩餘黨也巡按至皖  
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  
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  
先生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  
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黨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顛而舍  
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  
坵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  
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

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  
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治諸  
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閒學詩田閒學易  
莊騷合話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  
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與黃岡二杜公耳杜公  
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盃以待漱滌卽教以  
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勗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  
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幡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沒每  
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弃予每思父兄長老之  
言未嘗不自疚宿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沒也苞皆有述焉而  
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  
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兄子道希以告於

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

萬季野墓表

方苞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羲梨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日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

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預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好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乎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

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俱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於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

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匱漏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能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適遭轆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旣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卧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

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於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汪武曹墓表

方苞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閒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孰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吧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孰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吧瞻

屢躋於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吧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抗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雖交訐而氣實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謙益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或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吧瞻爭之強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愜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旣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旣歸其子未以葬告余

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畧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明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為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為河防考十卷歿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鏞而士鏞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出學者宜知為君作君已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父諱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壬午舉人士鏞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雍正十年三月桐城方

苞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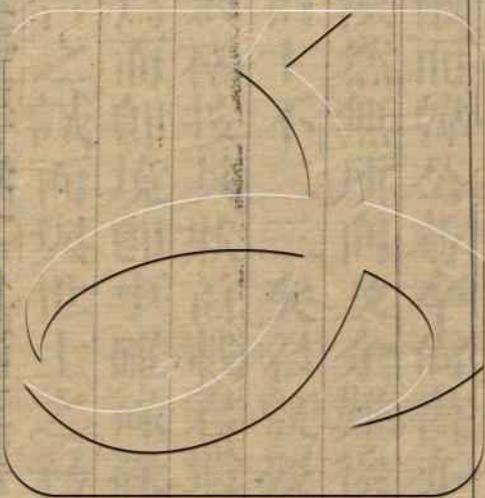
宋山言墓表

方苞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犖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握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為海內宗羣士壇坫莫盛於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體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荆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觀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詒亦家居凡衆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詒舉於鄉而祖詒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

試始見君於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齒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尙書內召吳中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尙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時游好畱京師及家居而尙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既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簫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母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卽境卽事雖碌碌者必目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於世故概弗叙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卽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尙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泉石閒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尙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耐華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十二員... 奉... 宣... 刻... 石... 以... 表... 於... 神... 道... 惟... 公... 顯... 於... 在... 官... 誠... 於... 奉... 國... 其... 贊... 翼... 在... 內... 而... 宣... 猷... 任... 事... 之... 績... 尤... 在... 於... 外... 嘗... 三... 為... 巡... 撫... 後... 以... 節... 鉞... 開... 軍... 府... 於... 粵... 東... 西... 南... 閩... 廣... 所... 至... 以... 理... 其... 大... 者... 書... 於... 史... 官... 而... 褒... 紀... 勒... 美... 之... 辭... 宜... 具... 豐... 碑... 以... 示... 永... 久... 予... 之... 所... 以... 銘... 公... 也... 公... 諱... 某... 字... 某... 籍... 湖... 南... 之... 祁... 陽... 以... 進... 士... 起... 家... 為... 庶... 吉... 士... 既... 授... 翰... 林... 編... 修... 乾... 隆... 丁... 巳... 夏... 上... 親... 試... 諸... 翰... 林... 於... 乾... 清... 宮... 公... 特... 以... 文... 被... 知... 遇... 名... 在... 第... 一... 卽... 改... 官... 侍... 讀... 九... 月... 遷... 為... 學... 士... 凡... 四... 閱... 月... 自... 學... 士... 四... 遷... 至... 吏... 部... 侍... 郎... 公... 官... 之... 遷... 速... 也... 始... 雖... 由... 文... 字... 然... 上... 察... 知... 公... 勤... 慎... 足... 任... 重... 大... 會... 安... 慶...

為海甯相公作陳太保碑

胡天游

兩廣總督陳公卒於位事聞 天子悼惜詔所司祭葬如制

贈三世皆如其官謚以文肅而祀之賢良之祠明年夏五月

公子某等窆公浯溪山陰既封來京師求文刻石以表於神

道惟公顯於在官誠於奉國其贊翼在內而宣猷任事之績

尤在於外嘗三為巡撫後以節鉞開軍府於粵東西東南閩

廣所至以理其大者書於史官而褒紀勒美之辭宜具豐碑

以示永久予之所以銘公也公諱某字某籍湖南之祁陽以

進士起家為庶吉士既授翰林編修乾隆丁巳夏 上親試

諸翰林於乾清宮公特以文被知遇名在第一卽改官侍讀

九月遷為學士凡四閱月自學士四遷至吏部侍郎公官之

遷速也始雖由文字然 上察知公勤慎足任重大會安慶

巡撫闕遂以命公公自庶吉士爲侍郎出撫至是僅七年  
近世以來未有也安慶地接楚豫素多盜又值歲儉州郡倉  
庾皆虛公至下有司嚴搜捕之令得盜五十餘人又獲其爲  
患於江中者由是屏息則議贍恤籌乏缺凡可以濟莫不計  
畫之久之虛者就盈瘠者以起在安慶二年移撫江蘇江蘇  
與安徽雖並號上下江顧爲治煩簡特異大抵安慶簡樸事  
少而江蘇賦最天下地大政殷俗尙華侈好鬪喜訟吏多滋  
奸素難整其淮安徐海之地尤資麥爲食時連不熟而自金  
陵至吳淞濱海郡霖雨盛作山水並涌發田廬戶口多被漂  
害公使所屬殮其死者出官粟賑之又發庫中金遣人赴隣  
省市穀貯之以備救恤復請緩漕粟徵事稍定其明年淮徐  
歲飢如故民皆採食蒿杞殍殣滿道路公使吏覈其尤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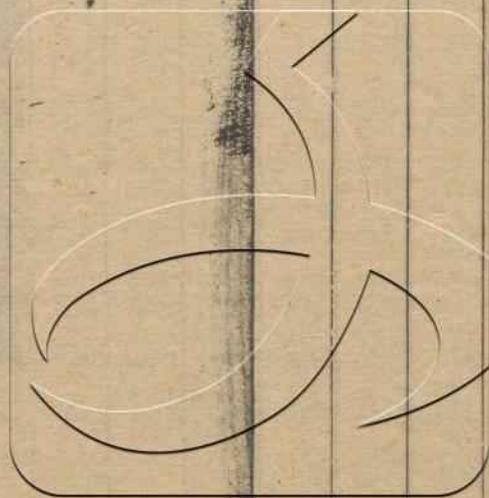
按口而籍之借給官糧兩月且以聞於上得留漕七萬石  
以賑焉壬戌七月黃河大決石林口合諸湖水勢洶甚興化  
泰州被患尤劇公聞之親馳往視令多具舟船徧之鄉里凡  
戶居墊卑將就浸沒者悉載之出水使處陵阜而賑之粟與  
錢諸漂流失歸者皆爲安集之復慮農佃者春無以耕請官  
酌與資使家得畜牛而借其粒種凡撫吳邁水者再邁荒者  
六悉力濟之而吳人得安者惟公績也時有上言禁民藏粟  
者戶部以其議牒行四方公以爲使有粟之家必令出賣毋  
許多積則市價大賤粟將他販至夏秋交民間轉患乏食爲  
計非便卽以言於朝於是在江蘇五年矣上念公之勞  
也丙寅七月加階太子少保因使公撫閩人或言海上有島  
十四計爲田萬畝餘墾之可資閩人食前撫請開之公以海

外地久在禁令一旦往墾聚人必多尤慮生奸若設兵彈壓  
爲費彌甚於事無益輒奏罷之臺灣地懸海外舊制以其地  
廣歲再熟而出穀多也常使內運以食漳泉之民其後居戶  
益衆耕寡粟少異於初時而內運歲額如故然實無以應文  
書空行者二十餘年謂之壓欠公視贖知其弊奏而罷焉又  
念臺灣本重地爲閩門捍不可無積貯乃請定儲粟四十萬  
石爲著令閩俗視吳尤悍山海遐僻奸宄所叢公莅以明察  
而持之嚴整故吏皆振起旣連撫三省益洞曉當世事凡所  
陳奏咸中機窾多報可焉初湖南人仕於朝而位最顯者  
故尙書總督武陵楊公前兵部尙書茶陵彭公兩人皆天下  
所知方公又仕時武陵已久在位後卒與並爲督撫以印相  
受代而其選庶吉士也爲雍正十一年癸丑則實出彭公之

薦及公旣大貴尤能以其小心恭謹結王上深知是以被  
遇優而倚信愈重歲丁卯自閩撫召拜兵部尙書俄轉吏部  
旋協辦大學士頃之晉加太子太保己巳七月出總督保定  
未幾還朝庚午春上以公爲兩廣總督先是今禮部尙  
書王公撫廣斤斤持法繩下人稱其峻公亦謂吏治宜肅毋  
徒爲寬容自大吏以下有欲糾劾直舉奏之多坐法者曰吾  
知盡職奉上而已甯以怨薄自嫌視事二載當乾隆辛未  
歲人謂公且復入爲相乃公以勞勤屬疾疾且亟矣公於爲  
人外靜和而內深周嘗爲丙辰丁巳同考官己未殿試讀卷  
官戊午典試浙江戊辰主南宮試故門下士特盛其撫吳也  
吳舊多陂堰圩塘或有久廢者而自辛酉之被水也又多潰  
毀以其功鉅費重人不能修公出官粟數千以借之召民興

庸計時而工畢於江浦縣繕三合永豐北城之圩於句容縣復郭西塘黃堰壩於蘇州太倉疏劉家河灌溉瀦洩得以時便其在閩廣聲尤赫然公之沒也爲八月某甲子方疾既篤尙拳拳 國家予蓋觀公遺表面歎公感 上厚恩盡瘁祈報無忘須臾二十年如一日也予與公同姓在內閣也於官又同知公爲深故敘公生平凡其見諸當時施諸事爲論定之在天下者不可得而沒也銘曰  
憲憲陳公起自南服實挺而生天經用穆有加特達遂登球玉宜卿宜尹惟亮惟恪 帝曰貞哉汝諧朕牧東南汝昇往以功速其猷旣告吳楚是釐人嗟於墊公振其危人嗟於饑公哺之饑亦五六年載度載咨人瘠公瘁人腴公怡迨閩及粵德施孔皆尙書佐命允明允翼 帝謂輔予以表百職保

傳優崇寵秩光錫將相出入刊鼎勒帛太常書勛番番奕奕祝融洞庭增壯象色惟人之瘼公慰綏之惟 國之經公贊扶之公平幹止身實勤之以承 眷褻宜永申之上謚揚之祭典將之令辭有式厥後是貽



王孝子墓表

傅爲宁

王生瓚字雁亭漢軍正白旗人家奉天幼穎異天性孝友稍長補博士弟子食餼乾隆元年以拔貢赴京廷試聞母喪痛不欲生抵家母已葬恨不得親視含殮結廬墓側朝夕泣血者三載遂以哀毀抱病卒乾隆四年余奉命至遼同官屢爲余言心識之以爲信能如是當與宋周賁卿輩共傳矣聞生廬墓時遠近有不孝不弟之行者皆曰勿令王孝子知有孤雁巢檐下飲啄與生相隨半載無異或毀其巢雁去生以泥丸補之雁復來越明年巢中生艾枝雁復去生知之爲去艾葺草雁來如初如是者三載去時猶絃戀哀鳴不忍舍云噫生之孝乃能化鄉人格禽鳥如是哉禮記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又曰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

踊有節夫以毀不滅性之義律生其失也過然視夫居喪無  
戚戚之容甚且敗度敗禮固生之罪人也予忝典學於茲得  
請於 廷表厥宅里風勵天下以彰孝德嗚呼人孰不生亦  
孰不死王生之死於孝謂之猶生可也

石門蔡貞女祔葬夫墓碣銘

莊存與

嘗讀戴記曾子問論夫婦未昏服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  
衰而弔夫死則女亦齊衰而弔皆既葬除之先儒執斯禮以  
斷未昏夫亡而守志於夫之家者輒謂之過余向亦無以難  
之及讀劉向烈女傳述衛宣夫入之行有曰夫人者齊侯之  
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  
入持三年之喪乃知古有賢女實先作之而後世士女猶行  
古之道也顧執一之儒不深考其義例以未廟見而死歸葬  
於女氏之黨遂曰死不可以卽墓則生不可以居室豈所謂  
不知其理而推其類者耶子夏傳喪服曰夫至尊也妻至親  
也至尊無所不伸至親則有時而屈故三年之視期輕重絕  
倫甚矣以夫之死同諸女之死也於義鈞乎聖人之制爲中

人以下設也苟爲中人以下設則昏禮雖殺而女亦可以行然文王之化必以召南申女爲法苟爲中人以下設則火至而傅母不在宵亦可以下堂然春秋之教必以宋共姬爲法由是觀之夫死以齊衰弔既葬除之者中人以下之行也非所以爲制也若以爲賢而可法於天下傳於後世必若所述衛夫人者持三年喪不可奪志斯爲貞順之則矣是故夫也者至尊之誼命則成之婦也者至親之屬必成於尊廟見者成於尊也未成之辭聞繫之婦矣不聞其繫之夫也余故曰不知其理而推其類之說也石門田兩元聘蔡氏女未成昏而兩元沒蔡女痛夫之亡不獲喪之遂以死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某鄉之某原是則變之正也爲之碣曰蔡貞女者石門蔡君裕光之女也同邑田君朝恆有子曰兩元與貞女同

年同月生因字之兩元年十九取女有吉日而死訃至女家貞女方飯卽投箸嘔所食且盡除簪珥易束髮帛將奔其喪父母婉辭止之且曰志由汝立汝欲守義父母不汝奪也女嗚咽不能言注目視良久噴血數斗遂病竟死方姑聞其病也來就視貞女執手牽衣依依若孺慕姑慰之曰病卽痊吾來迎汝貞女曰恐無痊日奈何姑稔其指掩淚泣曰如有不幸必使與吾兒同穴甯忍孤汝志耶女應如響父母爲延醫詢日者皆不使治及兩元卜葬兆有日貞女曰舅姑前言許我吾願畢矣因絕粒數日以死年二十有二昔北海鄭公釋周官有遷葬嫁殤之禁而余以爲是則變之正者何哉遷葬非禮以生時非夫婦也嫁殤非禮若魏志所譏倉舒之與甄氏女淑之與甄黃也鄭君未詳言之也今兩元與蔡氏女夫

婦分定矣且冠笄不爲殤取有吉日而名之曰殤可乎蔡君不命其女奔喪故貞女齋志以病而至於死藉令若衛夫人使得持三年喪以守其志女未必病病亦未必死也貞女以不持喪慮不得合葬待其姑許之而後快然無所恨此非深於禮者乎惜其生而存未有以古賢烈女成事告之者故默無一言以語所生耳若又不首其義而遂耐其葬見爲兒女子相徇之態則天下之凡爲貞女者恨有終窮乎余故曰禮必廟見而成婦親者可以義割恩也女有父命則成之爲夫尊者必以義全恩也夫死則喪之三年居其室而立後以祭焉亦可也敬以告諸當世之重人倫者銘曰  
性其情以禮榮潛幽房若淑章甄古度碣斯墓石有泐兮文不蝕兮

福建巡撫敏惠潘公神道碑

沈大成

特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副都御史河陽敏惠公葬在常州陽湖縣定東鄉姚官巷之原今大學士同郡劉公實爲文以藏諸墓初公之薨天子眷念封疆勞績特予祭葬易名晉階列祀賢良用一品例恩封三世粵自癸酉公葬至今乙酉十有三年聖駕南巡必蒙恩遣大臣卽家致祭優渥之典在古希邁茲將有事墓隧之刻公之子振瑩振煥來告曰以墓前石相累此先大夫易簣之言也今者三拜盛典光賁泉壤凡所以樹墓上而垂來葉者不可再緩敢申遺命以請余辱交公久感臨殯之屬又以賢嗣之勿忍忘也乃不辭謹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公諱思築字絜方別號補堂常州陽湖人其先出宋武惠公有判常州而卒官者爲繼

周公始占籍宜興明洪武初徙郡城曾祖諱毓靈曾祖妣吳氏祖諱禹謨祖妣沈氏考諱滋漸天長學諸生妣陸氏潘在郡城者累世隱不顯後以公貴自祖以下皆 贈如其官妣皆 贈夫人公勤學慨然有志於用世早歲食餼雍正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部陝西司主事丁家艱歸起復補主事升貴州司員外郎充己酉順天鄉試庚戌會試同考官轉現審司郎中出守廣東之南雄考最擢海南兵備道調糧驛道就拜按察使遷浙江布政使奉 命巡撫安徽移鎮福建居五年薨於位此公之所履也公性敏決明法律練習吏事力持大體而汲汲以宜 朝廷德意經國澤民爲務故所至辨治而輿望歸之其在西曹讞獄常至夜分飢則探懷餅淪水而食每隨尙書入奏事 先帝嘉之在

南雄大水將敗城公禱神危橋俎未徹而橋崩露宿埤堦督吏卒縛筏濟溺者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衆劾一帥一守之殘瓊人者泊乘粵臬飭綱紀端風俗揃貪蠹鉅豪猾所部肅然而理冤獄尤多會久旱奸民數百爲羣入市強取米公時方疾起坐堂皇立捕數十人至痛杖荷校以徇守浙藩時甲子浙東大水壞田廬漂人畜無算公出臨錢塘江收流棺瘞浮尸發運銀粟分往賑恤其秋蕭山民匈匈渡江公曰民飢當哺鬪則亂民也嚴懲之自是迄麥登無一人敢譁者其撫安徽也當河決淮淝之後潁泗皆災公前後請庫廩百萬有奇拜疏親行督賑冒風渡洪澤湖舟幾覆不爲動歸奏調劑三事曰課農桑疏溝洫稽流移其言溝洫尤切得 旨俞允將次第舉行而拜移閩之 命行矣閩爲巖疆庶政繁委

民情囂獷相尙以鬪訟盜匪數起公廉得其主名髮櫛而草  
薙之晝見官屬夜披案牘早則步禱潦則按郵又以農隙巡  
行海防周閱戰艦朔望入書院與諸生講說經藝如是者歲  
以爲常勞積疾作而不少止也在閩四年餘一朝京師六蒙  
召對中外知上倚任益專早晚期公之枋用矣公之所  
莅以水利爲農田本嘗欲大治餘杭之南湖上虞之夏蓋湖  
壽州之安豐塘上江之滄渦泥茨次沙灘諸河繪圖商功皇  
然爲斯民綢繆牖戶計皆以離局中較惟修築甯德之東湖  
開良田萬畝復福州之西湖溉其旁數千頃幸得竣居恆與  
客言嘗引以爲憾也公爲人重厚寡言笑未嘗見喜愠之色  
臨大事能斷恤吏民若一體處公務若營其家愛士育材惟  
恐不及於世閒嗜好泊如也故臯復之夕賓哭於館吏哭於

次士哭於塾民哭於塗卒哭於伍其感人之心如此夫以  
天子之嚮用海內之慕仰喁喁者方跂以爲相而公齒位遽  
訖於是豈修短之數不繫於人耶公治諸經尤達於易獨能  
探荀虞之旨嘗謂後世知有漢學者賴李鼎祚易解存耳自  
建節卽不攜家之官公餘日閱注疏及徐氏經解箋釋塗乙  
出入一童抱畢牘自隨有得卽疏之每語學者曰學必求有  
用凡象緯方輿麻竿鍾律水利農政何事不當畱心又曰士  
君子當以砥行立身爲要若詞章撰著抑末耳故自去翰林  
益講求經濟實學雖以大成之難陋一鐙熒熒相與考訂論  
辨反復如老書生其虛懷好學有古人所難者公生於康熙  
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歿於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享年  
五十有八配陸氏封夫人長子振瑩見署來安知縣次子

振煥太學生來速文者也俱陸夫人出女一適同里錢郁側  
室沈氏出撫女二一適江陰曹姓一適江都許式紹孫一松  
筠邑諸生公起寒素幼從師讀書嘗至市易薪米或遇雨雪  
衣履盡濕速後通籍洗手奉公終身非共賓客食不重肉衣  
或澣紉丁卯以皖撫監臨江南鄉試日進共給視舊減過半  
鄉人榮公而彌佩其清節也公之宅行具詳劉公所作墓志  
中余惟就素所稔知者書之竊歎公之長德鉅望中年奄逝  
未究其用世之志為天下惜也銘曰  
晉陵之墟厥生偉人蓄極迺宜其祉宜蕃烈烈潘公為時名  
臣原本六籍蔚為經綸清勤果恪立朝當官于皖于浙于  
粵于閩甘棠蔽芾謳頌在民公之守郡召信杜詩公之建節  
韓滉孔殘天子之毗儒者之師台輔之望方鎮之規胡奪

之年未究其施瞻彼峴山今古同悲迹公所行無愧三立觀  
之門內克諧而翁中外姻黨亦睦以輯不遺簪履不寒車笠  
推其惻怛仁煦幽螫掩骼埋醜萬鬼感泣緬公之存任兼股  
肱逮公之逝禮備哀榮天子省方三荷寵靈龍章牲帛  
崇於大烝刻詩豐碑惟嚴斯徵子子孫孫善繼善承

天子省方三荷寵靈  
龍章牲帛  
崇於大烝刻詩豐碑  
惟嚴斯徵子子孫孫  
善繼善承



